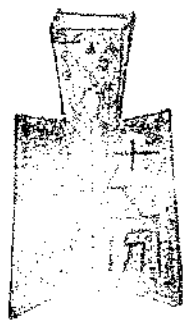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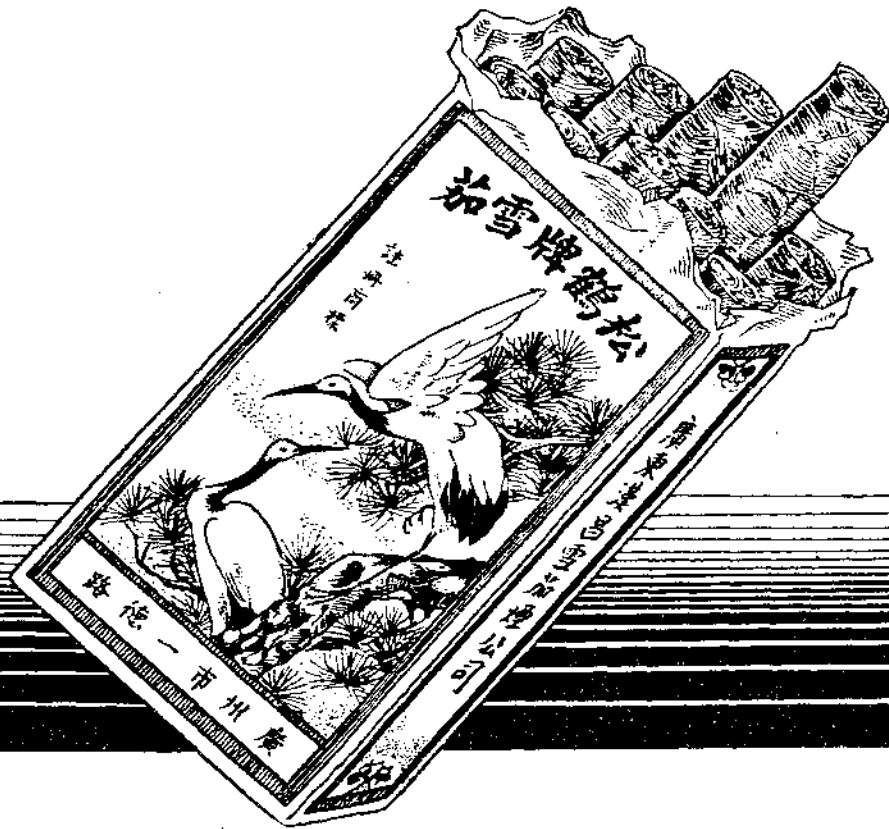
文粹出版社印行



樓邊花芳屋不香
星野難於茶味中
情似出水行仙掌
向月近為茶語
中在 左道人清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二〇六號

漢昌雪茄



文虎徵射 (第三次) 值課者 骯髒生

(一) 岳武穆沉冤籲天

古人姓名一

(二) 亞

字一

(三) 喚起我團結，促成我統一。

上海路名一

(四) 恂恂儒者居

市招一

(五) 弄

字一

(六) 少爺摩登，老爺擔心。

古人名與上海路名各一

(七) 花落無多春未去

藝人姓名一

(八) 四十一口

字一

(九) 布華彩于絕域，此去何之。

近代人姓名二

(十) 不三不四

流行語一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十條全中者贈永安公司禮券四元
 - 乙、中八條九條者贈詞準及江陰義民別傳各一冊
 - 丙、中六條七條者贈幽默詩話一冊
 - 丁、中四條五條者贈江陰義民別傳一冊
 - 戊、中三條以下者贈本刊一冊
4. 以上贈獎辦法，不限名額。
5. 本外埠一律以十月三十日為截止期。
6. 徵射結果，在本刊第十期上揭曉。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圖美韻



捉奸情郢

哥設計

——那婆子大怒，揪住郢哥便打。郢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眼裏帶筒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武大來得甚急，——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圖美



飲鳩藥武
大遭殃

——那婦人：
：左手扶起武
大，右手把藥便
灌。武大呷了一
口，說道：「大嫂
這藥好難吃！」
那婦人說道：「
只要他醫得病
好，管甚麼難吃
。」武大再喝第
二口時，被這婆
娘就勢只一灌，
一盞藥都灌下
喉嚨去了……
武大吸了一聲，
說道：「大嫂，吃
下這藥去，肚裏
倒疼起來，苦呀
苦呀！倒當不得
了！」這婦人便
去脚後——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九期 目次

封面古畫：「石濤畫荷花」……秋水軒主人
 插圖：「仇十洲畫寶璣美圖」……秋水軒主人

得意之秋……秋生……二

論情感……吳紫金……三

禽言四言……雁髯……四

叫化子……(續)……錢仁興……五

父母愛子……張培初……六

流芳與遺臭……韋華……七

清百衲畫史之一……周積餘……八

石濤小傳

風雨散輯……(一續)……無衣……九—一三

嚶鳴小記……筆會的一羣……趙景深……一〇—一二

老張……(續)……明綠……一四—一六

由書畫同源說到中國的原

始繪畫……(續)……蕭劍青……一七—一八

搬家……志沂……一九

你願意娶那一個……蝶仙……二〇—二二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二二—二四

在動的時代中……白雲天……二五

秋感雜詩……海曲少年……二六—二七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邢光祖……二八—二九

鎖了的箱子……(劇本)……藍沁譯……三〇—三三

書話漫筆……(一續)……楊晉豪……三四—三五

文章雜評……(續)……猛濟……三六—三七

楊琰的龍膏記……趙景深……三八

大義……浦遜修……三九—四〇

仙霓社之前後……(續)……半邨主人……四一

補白

小居……惲秋潭

子夜歌……惲秋潭

斷絃……循逾

茶餘……五篇

中學生園地……十篇



得意之秋

秋·生·



——二十七年雙十節獻詞

英文書裏有一句話，叫作『Every dog has his day.』如果按着死硬派的譯法，便成爲『每一隻狗有着他的日子。』這是不通的，原來牠的意思便是說，『每一個人都有着他的得意的日子。』

『得意的日子，』渾成些說，便是『得意之秋。』

你總有過這樣的得意之秋罷？也許你生來便是富貴之家，也許你戀愛成功，事業發達，也許你老來功成名就，安享尊榮，這些，都是你的得意之秋。最窮苦的叫化子，我想，假使他有一天討得了足夠吃飽的殘羹冷炙，或者討得了足夠一醉的大錢，醉飽之餘，而歌鳴鳴，夜來放倒頭便睡，什麼都不管，也未嘗不是他的得意之秋。做了三年叫化子，不肯做官，不是叫化子可以得意的註腳麼？甚至就是狗，假使從人家廚下銜到了一塊肉骨頭，坐在屋山下，或籬邊樹下，側着頭大嚼，何嘗不能說牠也『有着他的日子』呢？

人這樣，國家也是這樣。每一個國家，都有着牠的光榮的日子，得意之秋。別國且緩說，先說我們中國；遠的且緩談，先談

二十七年前的十月十日。這是我們中國的得意之秋：牠擺脫了二百數十年來異族的羈絆，恢復了自主，奠定了新國家的基礎，列身在世界文明國家之林。十月十日，真是我們中國的得意之秋。

二十七年來，我們不知經過了多少驚濤駭浪，每逢到了這個日子，我們卻總有一些慶祝。原因就爲了我們忘不了這個得意之秋，我們在萬般困苦中，一想到牠，就會高興起來，在萬般艱難中，一遇到牠，就會奮發起來。今年，我們的困苦艱難，都超出了常軌，因此我們的高興奮發，也就遠駕乎尋常之上。

二十七年前的今日，礮火響了，熱血流了，痛苦繼續地來了，可是我們終於光復了我們的大好河山。二十七年後的今日，礮火也在響着，熱血也在流着，痛苦也在繼續增加着，我們光復我們的大好河山，是毫無問題的。而且二十七年前的今日，義旗的高舉，就在武漢，二十七年後的今日，堅決抵抗的旗幟，也就在武漢，這給了我們不知多少的感慨，同時，也給了我們不知多少的鼓舞！我們要得到獨立與自由，國際間的平等，到底要靠我們自己的奮鬥，而武漢簡直就是中華民國的搖籃，當然也就是

中華民國要蔚為大國的發祥之地。

我相信，早則明年的雙十節，遲則後年大後年，或甚至十年

了這個得意的日子，真有些得意忘形起來，所以我就說出了這樣的信念。

二十年以至再二十七年後的雙十節，青天白日滿地紅，一定會照耀在全國，一定會在國際間發出從來所未有的光榮。那時，我們可以有一個十足道地的得意之秋！你如不信，請問你，我們的中華民國是從那裏來的？我們既已有了中華民國，我們就不會不有揖讓週旋於世界列強之林的中華民國。

我不是在這裏貼標語，喊口號。反正我們國還沒有亡，到了雙十節貼標語，喊喊口號，也不見得就有什麼罪過。我不過到

總之，雙十節是我們的得意之秋。雙十節年年有，我們年年可以得意。今年的雙十節有些特別，所以我們的得意也有些不同。將來的雙十節盛況空前，我們的得意也將異乎尋常。

現在是秋。這秋字用在得意之下，大有妙意。古人用語，凡是代表時間或年代的，都用秋，不用春夏冬，無非爲了秋最適於人類，甚至動物，的一切活動。那末我們起來罷，不要辜負了這個秋，我們的極大得意，已在眼前了。



論情感

吳紫金

爲是「我墜在人生荆棘上面，我流血了。」
(雪萊)而撕着淒厲的喉嚨，歌唱着那位一生都在陰慘的生涯裏打滾的恐怖小說家所歌唱的

我獨住在

呻吟的世界

我的靈魂是停淤的海潮

(愛倫·坡)

歌德在其自傳中敘述到他的昔年的戀

人格麗珍，曾說：「每當她的小影在我的心頭湧現的時候，便把我的理性當作是作偽者那樣地斥退了。」熱情好比是一把火，人們往往在那狂熾的火簇中燒燬了自己

；它一走進了作品中，同樣地作品往往也要遭受到它的黑劫。

感傷時，狂飲高歌；或者如 Coleridge

的詩中的那位斑斑白髮的古舟子，以枯柴一樣的手，苦苦地攔住參與華筵的嘉賓，訴說着在這人生的大海裏的坎坷的經歷。情感湧湧，沒有一些兒的控馭，自以

但也許是斷牆脚下，一陣無聲的啜泣；或者是日暮的垂楊下，一個低低的太息，一曲幽怨的古琵琶，更逗得同心的回響。

禽言四首

雁 鷺

提葫蘆沽美酒。乞諸隣。不如謀之婦。婦昔禁我啣杯。婦今許我大斗。酒債明年不汝負。我欲報仇刀在手。

姑惡姑惡。妯娌如手足。使姑不惡。手足相搏。

婆餅焦。君可去。餅焦與君食無補。君家嗷嗷聞何語。兒啼索飯嫂轆釜。遲歸君家恐多故。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鵲血斑斑鷹眼怒。誰呼同命作冤禽。千山萬山斷風雨。寄書青鳥怨單棲。魂魄欲歸奈無路。

(自註)一、救國公債 二、全國團結 三、焦土抗戰 四、X軍思歸

二

凡作品亦可作如是觀。在文字的表面上瀰漫着太過份的情感，用梁啓超的一句話來說，那即是奔迸的表情。(見梁氏所著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書)這無異是向作品裏放進了千萬頭的蟲蛆，牠咬嚼了作品的完整和美；此外呢？就只有

自己獲得「陣興奮的快感而已。」
傳達憤懣未必要如一匹怒馬，飛躍風塵中作豪吼。滿紙嵌上悽惻的字眼，血與淚，以至於嗚呼派的「嗚呼」與夫中學生輩的千萬個「唉」，也未必就能成爲「上乘的悲哀作品」。郭果爾申斥帝俄時代的陰霾的社會，是用了一張微晒着的貓兒臉的；

四

詩人哈非士稱讚一位女郎的美，僅用「沒有你那隻鬱金香的面龐，花園裏，草坪上便失去了芬芳」這兩句極簡單的話表現出來。李後主蝶戀花裏的

門巷寂寥人去後，

和望江南裏的

風箏休向月明吹，

不寫淒清之情，自有一種淒清的境界在焉；一顆香懷江國的心卻活躍紙上。

三

沈從文先生在答覆一個寫詩者的一篇通訊裏，關於熱情這一回事，曾說過一番著實的話。他說：「熱情除了使自己頭暈以外，沒有一點好處可以使你的作品高於一切的作品。在男女事上熱情過份的人，除了自己全身發燒，做出一些很孩氣可笑的行爲外，並不會使女人得到什麼，也不能得到女人什麼。……我的意見不是反對作品的熱情，我想告訴給你的是你自己，在寫作時，用不着多大興奮，神聖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眼淚」。

「口號詩」或「公式詩」，情感過於氾濫，一無蘊蓄。在盛情之下恣意叫喊，過後便是疲憊乏力，作品的失敗是很自然的。我最愛窩脫·惠特曼(Walt Whitman)的

看啊，我的孩子們，堅決的孩子

們，
爲了我們背後的那蜂擁之羣，我們決不能讓步，決不能躊躇，過去年代的數百萬幽靈，都厲色的在背後催促我們。

先驅！啊，先驅！
一是沉着有力，一是囂浮，輕躁，不能混論，我以爲。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爪哇。

叫化子(續)

法·莫泊桑著
錢仁與譯

直到中午，西蓋主人同着警察來了，小心地開着門，預防着惡人就首時的反抗，因爲西蓋主人會報告說先給這叫化打了，然後總用了很大的力量把他關了起來。

警察長喝道：

媽的，起來！

然而「鐘」不能再動彈了，他很想從他底柵樁上站起來，然而他不能。別人卻總以爲他做作，是一種狡滑，是作惡人底慣技，於是兩位警察把他捉住，拉了起來，將他植立在拐棒之上。

恐懼擺佈着他，是流氓見了警探，野

味遇到獵夫，老鼠在貓之前。他用了超人的力量，終於站住了腿。

——走！警探長說。他走了。全村底人都看着他動身，女的向他揚揚拳頭，男的嘲笑着，咀咒着：好了，總算捉了去了，我們這裏從此可乾淨了。

他在當中與兩個警察漸漸走遠了。他不信他再有力量拖自己直到晚上，呆呆地不知會遇到怎樣的遭遇，怕懼得什麼也不知道。

碰見他的行人都站定腳，鄉下人低聲自語說：

賊骨頭！

到了，在夜間，到了縣中底區公所。他從沒有到過這裏。他確乎不去想像他做了什麼事，與有什麼會突然地降臨。這一切怕人的物具，不可捉摸的，這些陌生的面孔與住屋，看了使他茫然自失。

他不說一句話，也沒有什麼可說，因他什麼也不懂得。這末多年數他從未與人講過什麼話，舌頭已失去講話的效用，並且他底心思又是那末紊亂，無法拚成了言語說出來。

把他關在村中底囚牢裏，警察們也不想到他急需要吃，就由他關到了次日。

可是，要想在半暗明的晨曦中詰問他時，他已死在地上。他們想：這真太奇怪了！

(完)

父母愛子

張培初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這話，誰都知道。所謂「孝子」也者，大家也都給以另外一個解釋，叫作「孝」自己的「子」。這實在是合乎自然界進化的道理的：一切生物，只愛下一代。人自命為萬物之靈，才獨出心裁，要兼愛上一代，甚至矯枉過正，只愛上一代而不愛下一代，有如郭巨埋兒的把戲做出來。

不過我不要在此提倡非孝論，所以這話暫且不談。我也不要在此討論兒童教育問題，所以不想多說什麼愛子之道。我所要說的，就是在現在的時世，假使父母真正愛子的，應該怎樣愛法。

我會聽見許多父母，原來住在淪陷區的，連忙將他們的兒子向孤島上送；不住在淪陷區如浙東一帶的，怕抽到壯丁了，也設法將他們的兒子往孤島上送；至於本來住在孤島上的，假使他們的兒子要往內地去，幹一些切實的救國的工作，就欺騙硬阻，不許他們去。這樣的愛子，是些什麼？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害子。因為這樣的子長成起來，將來一定無出息，對於國家社會，固然無所裨益，對於一家一身，也決無發展可言。

那末我們對於自己的兒子，在這樣的時世，究竟應該怎樣呢？我不能制定什麼條例，要大家遵守，我就略舉一二個事例，以

見一斑罷。

去年我家兩個男孩子，先後連生重病，我妻幾乎急死。她哭着對醫生說，務請救好他們；假使他們大起來去投効空軍，為國犧牲，我倒不會這樣難過。現在他們還小，卻有着極大的希望，如果就此糟蹋了，實在可惜。我聽了這話，很為贊成。

今年春，我有一個姪兒，要往前方去服務，來向我商借盤費，我在萬難之中，設法使他成了行。他差不多就是我養大的，我和他大有父子之情，平日我也很喜歡他，可是到了這個地步，我卻歉然地看着他去。

此外，我還有兩個小輩，現在正在前方服務，一個是我的外甥，一個是我的甥婿。他們固然自己有志氣，不肯回來，而我也時常排除他們父母的意見，鼓勵他們留在前方。我自信我沒有做錯。即使他們要遇到危險，我自信我並沒有害他們。

昨天遇見昆劇藝人顧傳玠（他早已大學農科畢業，改名顧志成），閒談之下，他有這樣的話：「假使我結了婚能生三個兒子，那就要一個使之習農，繼我世業，一個使之習劇，發揚藝術，而另一個呢，則使之習軍事，供獻國家。」這雖然是他的希望之辭，他的見解是正確的，也正合乎「三丁抽二」的條件。

大家想想看，假使你有了兒子，你將怎樣辦？同時，現在一般為人子者，我以為也應該有個決心：盡忠即所以盡孝，歷來就有這句話，你的父母要在孤島上消磨志氣，等國家亡了預備作

順民，實在大可不必！

我親耳聽見許多父母，要他們的兒子困守孤島；我也親眼看見許多兒子，要往前方去而不得，只急得唉聲嘆氣。我勸賢明的父母醒醒罷，將來你們的子孫和猶太人一般，被人家趕來趕去，到底是沒趣的。

流芳與遺臭

章 華

流芳與遺臭，是兩個絕對相反的事實；牠們中間的距離，似乎和南極之距北極，蒼穹之距泉壤差不多。其實，我們只要仔細想想，便可以知道牠們的分界，只在幾微之間，只在一念之別：正好像三角中 $Y = \tan X$ 之曲線的經過原點一樣，只這一點，便可使 Y 的數值，由負無窮大變成正無窮大，或由正無窮大，變成負無窮大。這個譬如，也許一部份的讀者不會懂得；那也並不要緊。總之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可不察也。曾國藩所謂「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也就是這個意思。

這裏，我又記起朱熹的一首詩來了：「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即死，一生真偽有誰知。」這首詩無非是嘆一個人的真偽，非到一定時期，不能看出。我認爲這完全是多心：公論是一面照妖鏡，醜惡的東西，總會被牠照出原形的。

；好人終究是好人。假如你問心沒有可以給別人毀謗的地方，流言永遠不會成爲事實。反之，你如果有問心有愧的事實，止謗亦終無濟於事。周公如果在遇流言的時候死了，也不一定會遺臭；因爲管蔡當時的居心叵測，周公的前功不可漠視，後來畢竟可以見分曉的。朱熹又何必替他擔憂？

並且一個人的性行，本是可以變動的，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朝野上書言他的德行的，真是汗牛充棟。此中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爲他當時的確可以爲一世的楷模。如果他是這時候死了，他自然要流芳的。然而在他的奸謀（我們不論正統不正統，篡弒不算弒，因爲這問題太無謂了。我們姑且從衆，稱王莽的篡漢爲奸謀吧！）未暴露以前，他的流芳，於當時何害？！於後世何損？！何況他後來的篡位，也許是心有改變，朱熹又何必幸災樂禍呢？

我此刻來翻古案，並非要把古人從墳墓裏拖出來，和他來打筆墨官司；今日有的是見證：曹銀的保全晚節和×××的逢迎賊寇，便是極好的例子。諸如此類的人的事，自然還多着。

因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要想流芳的人，總得把握現在，認清民族國家，你如果一旦墮入了深淵，玩登報聲明這一類掩耳盜鈴的把戲，又有什麼用處？！再說一句：你總得在這幾微之處，加以極大的注意，回頭於苦海，勒馬於懸崖，庶幾不致在後來反悔。微乎危乎！凜之慎之！

清百衲畫史之一

周積餘

石濤小傳

道濟。一名原濟。或書元濟。字石濤。或書老濤。號大滌子。又號小乘客。又號瞎尊者。又號法門。又號苦瓜和尚。又號零丁老人。又號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陳人。一云清湘道人。明楚藩後。畫兼山水蘭竹。小景尤佳。筆意縱恣。脫盡窠臼。麓臺司農嘗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云。其徵續錄 顧野羅室書畫 過目致 輸集雜識 虛齋名畫錄

按石濤畫幅。又鈐有贊之十世孫阿長。苦瓜和尚濟畫法。搜盡奇峯打艸稿。頭白依然不識字。前有龍眠濟。膏肓子。濟山僧。粵山。及癡絕等印。又按鶴寄廬讀畫記。謂清湘作品。真贋實不難辨。真者妥貼精嚴。動合法矩。無一筆草率苟簡處。其亂頭粗服。貌示超逸。及故作造境奇特。軼出軌外者。皆偽也。又清湘書法。挺秀虛和。絕無一毫杈枒之態。外間所見波磔猙獰。如稚子塗鴉者。固偽。即貌為勁挺。生硬露骨者。亦非真蹟。話山畫話云。世以石濤畫為粗率狂放。此僅見其面貌。殊不知石濤實善工筆。特生平所作。工筆絕少。不易觀耳。石濤工筆畫。較石谷為勝。工細中伏渾雄豪縱氣概。若石谷則能密不能疎。能馭不能放。天才所限。風會所囿。此固無可如何者。

又按汪研山十二硯齋隨錄云。畫徵續錄。稱道濟為明楚藩後。其由來究不能悉。頃讀阮文達公所藏石公冊。後有江都員燉題識。考究纂詳。謂石師於畫後。往往鈐靖江後人印。又嘗見石公手書臨池草。載內官實錄一篇。低徊吞吐。意不盡言。按靖江王。係明高皇伯兄南昌王孫守謙。以洪武三年。同九皇子。一體受封。欽賜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二十字為派係。後累坐辜廢。尋赦復。至末季嗣王亨嘉。僭號於桂林。閩中丁魁楚討平之。公名若極。應是亨嘉的嗣。所云託內官以存活者。其即在思文平粵之日耶。吾邑洪文陔華。以畫師事公。得公自述一紙。序次頗詳。陳徵君撰為余言。公與西江雪个為叔姪行。而泉唐厲太鴻。獨辨其非勝國天濤。不可解也。乾隆二十三年。痕雪居士識。居士號周南。江都老名士也。

徵求清代禪門書畫真蹟啟事

周積餘君。著有一清百衲畫史一冊。集有清代禪門弟子中以名畫見於著錄者。凡二百餘人。廣搜博引。翔實無遺。茲蒙割愛。惠登「紅茶」以供同好。更蒙秋水軒主人允將所藏禪門書畫多幀。借與本刊。與周君之畫史。同時刊登。以資參照。尤為難能可貴。惟主人收藏雖多。而百衲畫史。範圍甚廣。難免滄海遺珠。為特公開徵求。同文中如有收藏清代禪門書畫真蹟。肯割愛借印者。懇即函示。以便派人趨前接洽。庶名畫與珍文。得同時貢獻於「紅茶」讀者之前。為藝林添一韻事。本期封面之八大山人畫。與上列八大山人畫史。即此項計劃中之初步實現。以後每期當同樣發表。尚祈讀者諸君。有以玉成之。



風雨散輯 (二續)

無衣

停止了唱，他照倒露着希望的目光，伸出粗黑的毛手，攤在老闆娘面前。

但老闆娘不像平日對付小夥計一樣罵爸罵娘了。現在，她只採取消極抵抗的辦法，那就是跑進去，回過頭不去睬他。

「哇！阿麗娜呀阿麗……」

我們的義務音樂家以為老闆娘還聽得

不够，又拉起了沙燥的嗓子唱了。

天空開始滴下威嚴的雨水，重重地打着我們音樂家的身子，不過音樂家的毅力似乎很好，他依舊大聲的唱着，毫無顧忌地。

後來，他的頭開始沉下去，看去是感到疲倦了。麥酒的性子，更把他醉成一團爛東瓜般的向旁邊老闆乘涼用的小木凳上直蹲下去。一個玩皮的孩子用腳尖把凳兒一推，他就坐倒在泥水裏了。可他半點沒有氣惱。一邊仰起頭自行唱着他零落的歌，一邊蠢笨的爬起來。孩子們用腳踢他，他也和平地接受了這高等的賞賜。

「老闆娘！也是，老闆娘！」

他一眼。

「哇……阿麗娜……阿……」

「阿麗娜……阿……麗……娜哇……」
當這個沉重而含糊的歌聲，平凡地傳進我的耳腔時，我會跟這小酒館裏的老闆或其他常客一樣自然地哼道：「哦！那傢伙又來了。」

接着，那傢伙很快地在店門口出現了。大家就像獲得了新上市的菜餚一樣，耐味地把目光送過去。只是櫃檯上那蹲着的老闆娘，皺起了他白胖的前額，闊齒縫裏，不住漏出「則則」的聲音。

「哇……阿麗娜……」

這一句委實唱得太響了，不，也許是太苦澀了，使正在把勁跳的心慢慢兒和同滿口黃酒沉下去的我，也不禁抬起頭望了

那傢伙却仍然毫不在意的肆聲唱着無調的歌，一面蠢跌的在泥濘的階石上踏着曲拍，頭的搖曳使蓬散的頭髮在他紅脹的臉皮上跳舞。他間時也又起雙手做一個跌撲的姿勢唬跑圍在四周向他潑污水的孩子。孩子們稍稍一退，他就滿足地發出一個痛笑，繼續起他充滿了「阿麗娜」的調子了。

對這樣一個傢伙，異國的流浪者，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都會找到他的末路的沒有祖國(?)的人，我不知道應當憎恨或同情。我的胸腔，那裏是一塊大理石的田地了。

「老闆娘，也是 (Yes)，老闆娘！」

嚶鳴小記

趙景深

筆會的一羣

筆會即 Pen Club 的中譯，而 PEN 三字據說又是由詩人 (Poet)，散文家 (Essayist) 和小說家 (Novelist) 這三個詞合成的；這裏缺少了戲劇，但戲劇近於小說，或者也可以包括在小說之內；比方說，Fiction 一詞就是兼指小說和戲劇的，Hamilton 的小說法程裏就曾舉戲劇為例。總之，筆會是各體文藝作家的「行會」。(指同行而言) 牠具有國際性，英國如已故的高爾斯華綏，現存的威爾斯，好像都是筆會的會員。這個會的目的不過是聯絡「同行」的友誼，其特色之一就是「不談政治」。也許一談政治，大家政見不同，就不容易結合在一起。但是，也就因為不談政治的緣故，為前進的作家所不滿；別國我不知道，在中國，筆會就會被視為布爾喬亞作家的會，被「巴爾底山」巴過一下；當時筆會曾邀請思想前進的作家加入，結果是不會達到願望。不過，筆會雖然不談政治，大家似乎有一個共通的傾向——假定這不是表面文章的話——大家都愛護弱者或被壓迫者，雖然不能更進一步作有效的反抗。例如，德國壓迫猶太作家，驅逐他們出境，但筆會對於猶太作家卻是熱烈的歡迎。最近看見導報上郭子維今年參加筆會的美麗的報告，(我常覺得他的報告總是那樣的美麗動人，這或許是由於我過於嚮往，做夢一般地想野心地一識西洋的英雄好漢吧。) 知道西方文人也在為我們同情，這一種寶貴的同情真是值得我們感謝的。從前年起，似乎我國作家間的

在他的心目中，也許比他錢多的中國人都叫作「老闆娘」的，不然，他怎麼會舉手向全店堂的人不斷行着環轉的軍禮，口裏却亂喊着老闆娘呢？

現在，老闆娘真從裏面出來了，手裏還抱了啃着排骨片的小老闆。

『也是，也是，』他說着。衝過來在老闆娘手裏搶過小老闆，高高舉了起來。

老闆娘急忙搶回小老闆時，大家雖笑着，小老闆可唬的哭了。而音樂家呢？却得意地裝着笑臉，向老闆娘伸過手來，還說：『也是也是，』用手按按肚子，表示肚子裏沒東西，很餓。

『去，滾你媽的。』老闆忍不住大聲向他呼喝，一面裝出『要打了』的姿勢。

『也是，也是。』我們的音樂家的環境養成的耐性是出人意外的，他不但為老闆的雄婆所動，還是在竭力挽留着他游絲一樣的希望。

『去！去！』

這會老闆可真光火了，他一面用力把

政見鴻溝逐漸消泯了，大家站在一條線上；那末，今後的中國筆會會員定當大為增加，彼此間不會再有什麼芥蒂，我盼望這一天的來到。

然而在以前，中國筆會卻是走的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最初好像是在華安大廈開會，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去參加。我幼稚的心裏盤算着，至少我又可以多認識幾個作家了；即使是本已相識的，我也可以多一番的接觸。我將我的整個生命獻給文學；能够「盡識天下英雄好漢」，我該是多麼的愉快呵！結果，自然是給了我一個滿足，當時參加者似乎是蔡元培，胡適，鄭振鐸，徐志摩，傅東華，李青崖，傅彥長，邵洵美，曾虛白諸氏，此外還有哪幾位，已經無從記憶，但知都是我所認識的人，所不認識的，只有一位葉恭綽；我是除了文學以外，什麼都不知道的，對於葉氏，只知道他曾經從英國帶回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並會爲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題簽而已。

接着便每隔半年或一年開會一次，除了選舉職員，吃茶點，吃飯和開會前的閒談以外，別無他事。記得第二次在華安開會，我認識了已故的面貌略有一二分像馬連良的戈公振，他當時任書記，拿荷蘭筆會寄來的會員照片給我看，其中大都是 *Contem. 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一書中所提到的人物；我因爲會譯過此書中的荷蘭文學部分，所以看了照片，很感興趣。又認識了長頭髮，黑領結的詩人孫大雨，他帶有藝術家風度，同時，又帶有北方人的壯實和黧黑。與他同來的是沈從文。還有一次在大西洋，新認識的好像有王造時，彷彿是與他的愛人一同來的。還有文法學者章士釗。（不知現在他會否做了貴人）又有一次在梅園，此次邵洵美與致最好，請了許多洋朋友，項美麗女士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邵公本來最會說話，這一次尤其是逸興遄飛，一會兒回過頭來對A說幾句俏皮話，一會兒對B來幾句洋文；林語堂與他唱了一段對口相聲。語堂把洵美介紹某洋女士：「他是小姐須知的作者。」那

我們的音樂家向外扭，還用腳裝出『馬提腿』的神氣。

沒有憎恨的怨言，沒有抗拒的糾紛，我們的音樂家，只向老闖翻起血紅的眼珠，投了驚奇的一眼，浪唱着，他踉蹌地走了，走在風雨泥濘的路上。

店堂裏，一張張沒有表情的臉，開始回復着笑，是一種快樂的笑。

會鈔時，老闖對我說：『那個羅宋癩三常常來，討厭。』我對他說：『你不要看輕他，他還是什麼皇子王孫呢！』

『哦，皇子王孫？……』老闖狐疑地看着我，以爲我有意和他開玩笑了。

可是我不管這些，我回味着酒味，開始走在風雨的路上。在別一家門口，我看到我們的皇裔，浪唱着，行着禮，毅然又在這家主人的袋子上，展開了他的綺想。

我不平，我同情，但，我也憎恨。

四 摧心篇

「哥，你看，那個人在做什麼哪？」弟

位洋女士便嫣然一笑，歪着頸子，一個蘭花手指的姿勢，嬌聲地說：「那末，我想寫一本少爺須知。」像洵美那樣面白鼻高，希臘典型的美男子，該是最容易惹人注意的吧？記得當時還有一位年老的文學博士致辭；究竟他說些什麼，現在我連題目都不記得了。大約今年新故的宋春舫也在座，他面貌清癯，顴骨突出，戴一副墨晶眼鏡，不知道的人或許會以為他是 De Quincey 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的宋春舫論劇，是第一部可看的刊行最早的戲劇論集，我會經導演過其中的一個未來派劇本換一個丈夫吧，效果頗好。還有聖約翰大學的蔡正華，中國文學思潮的作者，這時正當着筆會的會計。這一次梅園之會，一共三桌酒，連雜費和洋小姐們的汽車開銷，據說用去百元云云。此後便停頓了一兩年。在這之間，曾經歡迎過黑詩人 L. Hughes，只是代表參加，不曾全體出席。

最後的兩次：前一次是回光返照，在靜安寺路的某大廈中開會，參與的人增加了林語堂的朋友，China Critic 的編者全增嘏，居然到了二十左右的會員。最後一次由最後的書記曾虛白召集，在錦江川菜館，情形最為淒慘，只是零零落落到了五六個人，就這樣終了中國筆會的命運，直到現在，三四年不曾開會。

也許重慶方面又把倒坍了的筆會重新建設起來了吧？過去的筆會，差不多只有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真美善社，論語社這四社社員為主要分子，我希望將來筆會能夠儘量加入新的分子，我希望我能看見一個健康，強韌而有意義的筆會的新生。



弟指着弄旁垃圾桶邊蹲着的那個戴鴨舌帽的人問，一邊拉了我的手跳躍着要跑上去看。

孩子的心本來是好奇的。我不是孩子；但，我對我所不能復得的天真的童心，還忍心去阻侵麼？我畢竟跟着弟弟，不自主地冒了垃圾的臭味，湊過頭去看了。

那人對着壁上的「不准小便」，蹲的很低，我們只得看到他的背部，那是給一張霉黑的爛布片包着的。

弟弟那真太孩子氣了，偏偏拉着我要站在側面去看，又臭又穢的地方，誰高興呢？不過看了那傢伙那種奇特的舉動，我像「福爾摩斯」那樣有起耐性來了。我勉強走過一步。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那傢伙正緩笨地舉起手，有氣無力把一張香烟盒裏的錫紙鋪在地上，再站起來，隨手撿起塊垃圾桶裏所僅有的完整的紙片，蹲下，攤開手，在手心裏吐了口白沫，開始把紙片圓捲起來，捲成一個小小的圓管。

「噫」——因為他找紙片，擾動了那些蒼蠅的江山，蠅軍們對這面黃肌瘦的傢伙，充滿了憤懣，一聲唿哨，都從垃圾桶上衝了過去，在他全身展開總攻。

「去吧，有什麼好看，怪穢的。」我委實不能抑制心頭的作惡，想拉了弟弟走。而弟弟正有趣的探視着，像要明白個新奇的故事似的。真沒辦法。

漸漸地，那人又招起手——那瘦黑得像柴條一樣的手，趕走了佔領在他鼻子上的那位蠅將。接着好容易在身上碎布片上找出袋口，掏出一個小瓶和一包洋火。

向弄口一望，再投給我們以又歧視又似乎不甚介意的一瞥後，他開始揭開瓶塞，把裏面的白粉傾在錫紙上。不知是否爲了太小心緣故，他的手老是顫顫的。接着那小紙管也被啣在嘴裏了。

於是，他把頭更低下些，用一手遮着白粉，一手擦着洋火燃起粉末。口裏啣着的紙管，隨即迎了過去，從他起伏的胸脯上，我發覺他正在狂吸白粉末的烟。

我笨，而現在，我明白這是怎麼一會事了。我懊然望了望頭上的天，拖着弟弟一定要他走。

「哥，這是什麼……什麼啦？」弟弟力掙着，用天真的目光在我臉上畫起問號。

我不能用這穢賤的字眼沾污了他燦爛的心；我咬定牙關，無可奈何地沉默了。

那傢伙也站起來了，搖搖地，我疑心他會倒斃在我們腳旁，其實這確也可能。我更想走了，但弟弟老是不肯。

那傢伙從袋裏摸出塊梨片來啃着，又蹲下去倒小瓶裏的白粉了。

「生梨要哦，天津梨……。」弄外賣梨者在嚷着。

「哥，我要吃天津梨。」另一個慾望佔據了弟弟的心。

「好，我們去買。」我這纔逢了大赦似的按住創痛的心，牽了弟弟急急走出弄口，像從充滿鬼域的墳墓圈裏逃出來一樣。

「這真是天津梨嗎？」我隨手在一個賣梨販的筐子裏檢起一個梨下意識地問。

「天津梨呀！先生。」

「哦，天津梨？」

「當然是天津貨嘍！」

賣梨販肯定的回答後，對我重復的疑問，表示出驚訝的臉色。

「天津的梨怕早給人家吃完了，只有天津的毒化病，却流行到這兒來了。」

我掏錢買梨給弟弟時，不禁這樣想了。

「哥，他說的天津是不是給××鬼搶去的那個天津呀？」弟弟問。

「哦，是的。」我沉着氣答。

「打××，打××……。」弟弟又唱起一年前我教給他的那個歌了。

可是現在，我搶過他手裏的梨子按住了他的嘴，弟弟啃着梨，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我頹喪的臉色。

於是我心不安地勃勃跳，跳得發痛。假如有人馬上送我到X光檢驗室去，醫生也許會同情而憐恤地對我說：「可憐的人，怎麼的，你的心已被摧成了細粉呀！」

老張 (續)

明 綠

「自然要有辦法，」黃淳耀說，「凡事假使有了主張，沒有辦法，就等於沒有主張。我們的主張是抵抗鞭子，我們的辦法是：一，守城；二，招兵；三，捐餉。守城要有主持的人，我們已議定去請侯通政峒會先生進來。招兵則凡是有氣力的人，我們都用得着，你們來就是——」

「我就來！」老張不等黃淳耀說完，就跳着喊了出來，一時之間，喊着來的，更有許多人。

「捐餉，」黃淳耀還在宣佈辦法，「不一定要現款，不論什麼用得着的東西，例如米麥布帛，都可以捐。總之，我們有聰明的出聰明，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

在若干人自願認捐之下，黃淳耀還有許多別的話，同時他的弟弟淵耀，侯峒會的兒子元演元潔，也都有意見發表。等到這一場會議完畢，衆人的心裏熱得比中午的太陽還要厲害。

老張和老李走出縣署的頭門，到了大街上，買了一些零物。正要回去的時候，老張卻對老李說，「我不回去了，這些東西請你交給我的家裏罷。」老李問他原故，他說，他要去當兵，幫着

守城。老李勸他回去了再來，他不答應，說，何必多走一趟呢，況且守城的事情非常緊急，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需要着人。老李說之再三，都歸徒然，只好代他帶着東西，一個人回羅溪鎮去。

從此，老張便在城裏當鄉兵，幫着守城。他很奮勇，往往一看見敵人，就拚命向前。因此，他不但在城頭上抵禦，並且時常開了城門，或者鎚下城去，殺入清兵的營中。他有相當的膂力，又加以至死不怕的決心，所以清兵一遇見他，沒有不敗走的。有時他和別人一同出去，有時他甚至一個人單獨出去。他的胆氣得到了許多人的欽佩，而他的戰績，也超出了一般人之上，沒有多久，就從一個鄉下的農夫，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兵官，受到了許多賞賜。

有一次，他又領着一小隊的人，衝殺出去，起先很為順利，不料後來清兵越殺越多，將他困入了垓心。他酣鬪了好久，跟他同去的人，差不多傷亡完了，他自己身上也負了許多傷。但是他毫不畏懼，還是奮力地殺着，被他一個人殺死的，總有一百多人。清兵看着實在圍不牢他，而且傷亡的人又太多，終於給他衝出了重圍，回進城裏去。

他在城外力戰時，城上有人看着他，等到他一進城，便有人來扶持着他，因為他渾身是傷，為平常人所難受，非好好休養不可，就將他送到了西林菴。這是黃淳耀常到的讀書之所，自從守城的戰事發生以後，就成了黃淳耀的休息之所，和不成規模的傷

兵病院。

『你這位弟兄真正忠勇，』黃淳耀看見了老張對他說，『要是大家都像你，幾個韃子，早就可以剿滅了。』

『黃進士，』老張用着沈着的聲音說，『這還是你的功勞！要是沒有你，我也不會這樣。』

『爲什麼呢？』

老張就將那天進城聽見黃淳耀演講的事情，告訴了他，又說，『要是各位大人先生，都像你黃進士一樣，大明就不會亡了；即使亡了，也就容易恢復了！我做了一世的人，直到聽見你講的話，我才知道我們不能單顧自己，要顧大家。單顧自己，連自己也保不牢，只有先顧大家，才能保牢自己。我用力打仗，是我所願意的；假使我就是打死了，也是我所願意的。現在受這一些傷，真不算什麼！只要我立得起，走得動，我一定要去殺韃子！我的與他們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我一定要這樣做；否則我那裏可以算得人，還不是一隻狗，一頭豬，糊塗一世，聽人使喚，聽人殺——』

他的話很多，使聽見的人都很有感動。黃淳耀除了嘉許他以外，還勸他安心多養息幾日，說，『健全的身體，好好地用，實在比了冒險地孤注一擲，更爲有價值。』

老張對於黃淳耀這最後的吩咐，認爲非常地有理。所以他在傷未養好之前，就不出去，便是在後來城破時，他也沒有立刻巷

戰而死。

七月初四日城破時，老張的傷早已好了，就領着他手下的鄉兵，和衝進來的清兵，拚命巷戰着。等到他手下的鄉兵都已戰死了，他就暗暗地避了開去。

他本意想出南門。不料他掩掩藏藏走到文廟前映奎山相近的地方，遇見了一個單獨的清兵。他一看四下無人，就出其不意地將那個清兵殺死，心裏立刻轉了一個念頭，將那個死人的軍服脫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這樣，他就不再往南走，反而向北，往熱鬧的大街上去。

清兵一進城，只忙於幹他們的拿手傑作，殺人放火，奸淫擄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來注意他。到了晚上，清兵也並不收隊，只三三五五地找他們認爲滿意的人家住，也就混入了他們的淘夥中。

他似乎正有一種計劃，所以清兵人數過多的地方，他不進去，人數過少，只有二三個人的地方，他也不進去。只有那人數在五個至十個之間的地方，他總要挨身而進，向他們分一席地，即使受他們不歡迎，被他們斥罵，他也毫不介意。他在這樣幾個人裏面住一夜，誰也沒有看見他作些什麼事，可是到了明天，從這個地方走出來的，就只有他一個人，其餘和他一同過夜的人，就此長眠不醒了，有的身首異處，有的斷手缺足，有的心肺剝了出來，有的肚腸拖在外面。

他每夜住一個地方，一連幾夜，這樣悄悄地死去的清兵，便有了好幾十個。這一帶領兵的清將，漸漸知道了這件事，覺得很為奇怪，就留意偵察着。

這一晚，也許他，老張，另外又換了一個主意，不再和前幾晚一樣，去找幾個人一處的宿處，而只在變變的秋月之下，於積穀倉的四周徘徊着。積穀倉就是那個清將的駐紮之所。

等到日落而只有星光的時候，他悄悄地走到了積穀倉的後垣。按着他白天看好可以立足的地方，爬過了後垣，到了裏面的空場上。他猜想清將總住在中間較為高大的屋子裏，所以他就伏在地上蛇行着，向那邊去。那屋子的門開着，他心中很是喜歡，以為他的計劃就可以實現了。

『有賊！』忽然一個呼聲，從他的腳邊發了出來，原來他的腳，在暗中碰着睡在地上的衛兵了。

『賊在那裏？』立刻就有人應着。

『在這裏！』這樣答應的人，已經從地上跳起來，握着刀，在暗中向老張砍來了。老張知道不能再進，就反身退出門來。同時，跟着他出來的，就有三四個人。

霎時間，全倉的清兵都驚動起來了，燈球火把，照耀得很是明亮，處處只是喊着『不要走了賊人！』

老張知道，磚牆之內，又添了人牆，再也逃不出去了，心一橫，就不再作逃走的念頭，只沒命地砍殺着，希望在自己翻倒之

前，可以多殺幾個人。果然，時候一久，被他殺死的人固然不少，而最後的結果，他到底也翻倒在地下。

清兵沒有就立刻砍死他，只將他捆了起來，推着來見清將。『你是誰？』清將坐在椅子上問他。

『你老爺姓張，是大明天子駕下的老百姓！』他噙着眼睛說。

『你來幹什麼的？』

『我來取你的狗命！』

『你降了我們好不好？』

『放你的狗屁！要殺便殺，不必多言！』

『你降了大有好處。』

『住嘴！』他說時，用力掙扎了幾下，竟將身上的繩索都迸斷了。立刻他就提着拳頭，一個闊步，跨向清將去，並且說，『要你的狗命！』

兩旁的清兵，再也想不到他有這樣的氣力，會將繩索迸斷，所以沒有預先防備他。等到一看見他那樣的向前奔，就都舉起刀來，一擁向前，沒頭沒臉的砍下去。他赤手空拳，在白刃林中，奮鬥了好幾合，才又給他們砍翻在地。但他這次似乎凝聚着他最後所有的全力，來作最後的應付了，所以他一跌倒在地，不等清兵近身，他就從地上一躍而起，並且在最近他的一個清兵手裏，奪得了一把刀。

他一有了刀，正是如虎添翼，份外驍勇。又因為在室內，地

方小，清兵雖多，不能個個上前，所以給了他足以持久的便利。終於給他們割了下來。然而他的身體仍舊沒有倒下去，還是好好地倚着牆，少了後顧之憂，一意對付着前方，於是清兵在他面前倒下去的，又是好幾個人。

『不怕死的，儘管上來！』他喊着說。

不過他的氣力到底是有繼續不上的時候的，在他雙手逐漸緩下來時，他身上就受了許多重傷。他仍舊倚着牆不倒下去，還是用兩手支撐着。最後，他的刀丟了，他的手臂提不起了，他的頭

『明天將牠掛在城門上，以為號令！』

明天走過南門的清兵，都看見老張的頭豎着眉毛，張着眼睛，露着牙齒，殺氣騰騰，似乎要一口吞盡他們的樣子。他們都說，『要是蠻子們個個都像他，我們就不要想活命了！』

(完)



由書畫同源說到中國的原始繪畫(續)

蕭劍青



中國象形文字，既和今日的漢文尚保持大部份關係，故今日漢文的六義上，尚有象形一名存在。把事實來講，今日漢文確尚未脫離象形，確保存着繪畫的相當意味，有許多字還是和物象相似的，例如：羊，魚，虎，子，册，傘，口，田，爪……等。這

種字和畫的關係，當然和古代象形字不甚兩樣，故以最初的象形字的質性來分析，象形字就是屬於繪畫的。蓋原始人榛榛莽莽，食則茹毛飲血，衣則綴葉負皮，當時他們實在不需要文字或圖畫，偶而一時感興，用泥石把日常接觸的動物，畫出來看看罷了。這種圖畫，至為簡單，只在他們欣賞之餘，漸漸感到在記事上的

需用，纔漸漸用畫來記事。復以需用繁雜，新畫繼續產生，範圍漸廣，所謂象形文字，那纔成為定式。所以當時無所謂書與畫的分別，象形文字一名，乃後來史家的命名，並非牠們產生時期，即已劃定誰為字，誰為畫。

我以為今日所能看到的象形文字，絕非始於蒼頡，在蒼頡之前，尚有無數年代，已有象形文字。蒼頡至多是一象形文字的整理人而已。蒼頡以前的文字史蹟，或繪畫史蹟，因了我國考古學至今尚沒有相當的發達，未能找到象形字以前的原始繪畫，故一般歷史家，祇能承認蒼頡是造字的第一人，或承認圖畫是出於河

落。

中國的書畫同源，已由象形字加以鐵般的證實。惟是我們想研究象形字的產生經過，當不能不研究中國的原始繪畫。然而不幸得很，歐澳兩洲有許多原始繪畫都已給考古家所找到，那些繪畫的產生時代，都在沒有文字以前的石器時代，而在中國，卻還沒有。

假使一定要找出中國原始繪畫的考據來，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就祇有巢氏的輪圓螺旋，和伏羲氏的八卦。惟有巢氏伏羲氏到底是什麼來歷，到底有無此人，這當然不能靠一些簡略的傳說或神話來證明的。在有巢伏羲以後，黃帝時才有蚩尤的畫像，並有衣裳上染色的繪畫。但是，這些圖畫，仍然是在蒼頡的象形文字產生期後，當然不能算作最初的繪畫。

歐澳兩洲，在原始繪畫的遺跡中，找出了許多比象形文字前一期的繪畫記事。這種發現，可以供給歷史家至大的價值，可以與一般書畫來源的神話，以極大的威脅。我國因缺少這種收穫，故至今仍未得一個明白的原委，仍奉行着「河洛出圖書」的一般神話。

民國二十年，北平地質調查所在河北房山縣的周口店——就是奧人師丹斯基 (O. Zdansky) 民國十五年掘得「中國猿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的地方——發掘到石器骨器數千件，這些遺物都是原始石器時代，距今約二三十萬年前的。其中有在

犀牛腿骨上刻入凹形，或在骨上刻有縱橫深壕的，這些刻號，是否當時的一種裝飾或記號，殊難斷定。地質調查所又於民國十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掘一原始人所住的穴洞，得有繪着紅螺旋紋及同心圈紋的彩陶鉢，並有紅底黑白花極似女子生殖器的花紋。但該數器的年考，乃在西歷紀元前四千年至一千五百年中，故尚不能肯定是在象形字以前的原始繪畫。所以至今，中國的原始繪畫可考證者，除八卦而外，實沒有其他。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考古學家會再進一步，對原始繪畫有相當的發現，到那時，一般「河洛出圖書」的無稽傳說，定會拋出我們保守性的國民腦海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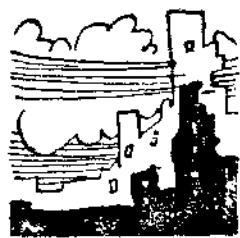
另有一個原因，說明了中國原始繪畫的不易發現。據我想來，大概因了中國的地勢關係罷。因為中國文化的發祥地是在黃河流域，而黃河卻年年發生水患，數千年中，其河床的變更，已不知多少，或者那些原始繪畫的考證與遺迹，就在洪水滔滔中衝滅了深埋了。

(完)

小居

惲秋潭

吟起濤聲萬壑松。由來飢鳳異寒蛩。可堪
薦士無司馬。未遇知音有臥龍。過眼雲煙
思渺渺。清心流水響淙淙。要尋李白讀書
處。知在匡山第幾峰。



搬家

志沂

先生的家也終於搬了。

追憶到一年前底今天，上海已整個陷入了暴風雨的前夜。

我知道野獸會吃人，但我更知道野獸吃人也得看一個環境。雖然四周的消息，今天不如了昨天，下午比早晨又更壞，但「野獸吃人也得看一個環境」的思想，我自認並沒差。

可是消息究竟更惡化了，十餘天來頭腦比較冷靜的二房東周老先生，今天（十二日）也開始他底不安和徬徨。更因為周太太，爲了左右鄰居動亂底搬家，不斷地因了「搬家問題」而夫婦倆爭執，於是周老先生的心房，也爲恐懼代替了鎮定。終於他到了我的房裏，似乎有一種憂鬱的神氣躍上了面部。

「周先生，方纔你夫婦倆是不是又爲

了搬家底事而鬧了一場？」

「正是呀！她們女人老是女人的見識。周先生還在爲他自己的理論說教。『可是，志兄，你看情形究竟怎麼樣？』

『野獸吃人還得看一個環境呢！』我還是那麼堅決。

『但有時野獸會不顧一切地衝動起來。』

「這……也許有，但是……」我堅決的信念也似乎在動搖。這時候，周老先生的一个婢女跑了進來，而且說：『老爺快下來吧！太太家一位親戚來說，大局是就要有變動了。太太決意立刻就要走，老爺你到底怎樣安排呢？我也要跟太太走，不願再留在這危險的地方。』於是周老先生離開了我的房間，在不到兩個鐘頭裏，周老

「八一二」底晚上，是一片深沉的夜色，空氣也變得悶濁，凝重。沒生命的風在疲倦地游弋，而遼遠的天邊，像僵屍的面孔似地，缺乏了閃星的歡悅，和月的慈祥。空際裏只是團濃墨的烏雲，好像條狼張開了毒嘴。

窒息的空氣，鎮壓着我底四週，冷靜代替了過去的熱鬧。偌大的一所二樓二底的宅子，只留下一個孤獨的我。十幾天來雖然同居不斷地搬家，總有周老先生來慰安我的寂寞，而且更同情我「野獸吃人也得看一個環境」的理論。周老先生在昨天晚上還向我說，『不論謠言怎樣地加緊，我始終承認你底主張，決不願「輕舉妄動」地搬了家。』但是現在他因爲太太的反對，終於也離開了此地。不能這樣說，根本也是周老先生自己主見的動搖了。

我一個兒悶在房裏，好像一個沙漠上的旅行者，我抽起一枝煙，深思了許久。

這時候爲了死冷空氣的襲擊，我自己的心房似乎也開始在顫抖，但我還是用盡了各種的主見使它甯靜下去。可是理智底信心，總究敵不過情感的燃燒。周老先生所說的「但有時野獸會不顧一切地衝動起來」一句話，老是佔有了我腦殼底一部。

「真的瘋狂的野獸會不顧一切地衝動起來嗎？」我自己反問了幾遍。接着又浮上了「二二八」一幅慘絕的陰影，於是我愈

了憤怒，嘿！殘忍的野獸你真的敢來！由堅決到恐懼，由恐懼到憤怒，結束了我「×××」底前夜。

.....
「×××」，到了，毀滅了我的理論，實驗了周老先生的說教。

「蓬蓬！拔拔拔！烘！拔拔拔！」
望着一團團濃煙和火花，忍着心暫別了我的家。

憤怒和勇敢送出了我底生命。
(完)



你願意娶那一個

蝶·仙



閒話紅樓夢

大家毫無目的地談，談到紅樓夢了。

「要是由你揀的話，你對於大觀園許

多女子中，你願意娶那一個？」

C 突然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M 很冒失的第一個答復：「那自然是

林妹妹了！」

「小弟弟！你可得考慮一下，我的問題，是那一個女子，合符做你理想中的夫人？」C 微笑着向M說。

「不錯，林黛玉的容貌文才，當然是大觀園中的頂兒尖兒，正如仙露明珠，無疑地爲人們所敬愛的了，可是，那樣的多

心眼，那樣的小性兒，那樣的孤僻高傲，你伺候得了麼？加着，她常常的病，常常的吃藥，恐怕請醫生檢驗的話，已經是肺病第三期了！你娶了這樣一個美人，你的罪可受得深了。」C 再解釋了一大堆的理由。

M 點點頭，「不錯！我的答復自己承

認要取消了！」於是大家都哈哈的笑起來。

Z說：「我還是贊成寶釵！她雖然權詐，雖然妒忌，雖然陰險，但是，她的容貌，文才，都不在黛玉之下；處理家務的才能，那恐怕十個黛玉也不如她！娶妻不是要娶女聖賢，再說，妒忌也是女子的美德；世途荆棘，不懂得一點權詐，不含着一點陰險，還能處世麼？那樣的大家風範的美女子，才女子，纔是理想中的妻子！」

D搖搖頭，表示着反對。「依我說，還是史湘雲！寶釵，才貌原都不差，我就討厭他那一股理學氣，一味的假，也真難伺候！湘雲呢，貌也是頂兒尖兒，才尤其是頂兒尖兒，祇說她和黛玉的兩次聯句，就可以證明了！「寒塘渡鶴影」我以為比「冷月葬詩魂」高多了，一句是自然的，一句卻是硬砌出來的，而且陰森森的何等衰颯，至於權智，湘雲何嘗不知，卻天真爛漫，不願意用，不屑用，一味的豪爽！這就比寶釵的人格高多了！要是娶着這麼一

個又美貌又多才又天真的女子，那纔有趣呢！」

「不！我以為探春比湘雲更好！湘雲還是有小性兒，有孩子氣，在持家這一方面，就不如探春多了！」L發表了他的主張。

「探春的才貌，都不在人下，她的辦事才能，連鳳姐也佩服了！我就覺得他的爽快闊大，在大觀園中是獨一無二。你們想秋爽齋的布置，多高，多雅，這真不是一個尋常女子！她不是黛玉那樣的嬌，不是寶釵那樣的假，沒有湘雲那樣的憨，不是理想中的人物麼？」

M點點頭，「你的見解也對，不過我總覺得探春是可以為友而不可以為妻。我剛纔的黛玉是取消了，但是我覺得寶釵湘雲探春都不合我的口味，我主張還是寶

琴
「她是美麗到絕頂，聰明到絕頂；不是釵那樣的肥，也不是黛那樣的瘦；有湘雲的憨而沒有湘雲的野；見多識廣，伶俐

聰明，你們儘在十二釵中着想，我卻覺得這一位十二釵以外的人物，才可當選！」
S拍手，「好！好！好！我對M表示同意！」

Y卻贊成湘雲；G又贊成寶釵。
一共八個人，卻已經有了四個不同的主張。

「C，你呢？」大家都問。
「我麼，我卻是第五個主張，我贊成王熙鳳！」

大家又笑了，「你不是願意戴綠帽子麼？」

「胡說！我的理由是：女子不能無才，但是需要的是才能之才，不是文才之才。文才高了，不是孤僻，便是高傲，那總是伺候不了的。像鳳姐那樣富於才能之才，而細於文才之才，纔算合格。並且風情旖旎，那纔享一點閨房之福，否則成日價好高騫雅，那又何趣呢？祇是綠帽子，卻是要修正除外的！」

在一陣笑聲中，這問題越複雜了。



又是一條血痕

胡一德

前言

這本小冊子裏所佔的篇幅，一半情書底稿，一半日記，內容並不是空中樓閣，是一個苦悶青年的自白。

一個青年，懷着得到溫柔安慰的熱烈希望，不想落得苦痛的結局，豈不悲哉！

人生的黃金時代是青年，快樂幸福，也惟有青年人最多得到享受的機會。可憐這本書裏的青年，快樂幸福是消滅了，留在他心中的，只有苦悶，煩惱。

這本書裏的青年，又因病魔摧殘了他健康的身體，因此他的生命雖然得到了復活，而愛的鮮花終不能含苞吐豔，只有任熱情灰冷熄滅。他身體雖然戰勝了病魔，得到康復，心上又留下了一條大血痕，他的收穫，只有熱情下的熱淚！這種痛苦，在健全強壯的青年，是萬萬不會感覺到的！

戀愛足以增進幸福，也可以造成痛苦，甚至自殺。當此黑雲籠罩，魔掌高壓的惡劣環境下，困居在烏天黑地，鬼形憧憧，抓

住在每個青年人背後的孤島上，他更感到世界的冷酷悲慘，他痛苦難受，以為毀滅生命，消失知覺，才是最無痛苦的歸宿。可怕得很，他險些乎埋葬在黎明之前的黑夜裏。

他的個性是強毅的，他失戀後精神受到極度痛苦，連想到人類的愛情，中國今日青年，本來無福享受了！侵略者的砲火，可以毀滅一切，愛情，人類的愛情，在中國青年的身上，那裏還立得穩？愛情等於靈魂，中國今日的青年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魂不附體了；苟延殘喘在孤島上的青年，那個有真正甜蜜的爱情幸福可以享受？只是在「恐怖之夜」裏偷嘗一霎時的甜味而已。他覺得自己愛情滅絕的痛苦，比起淪陷區內的民衆橫遭暴力摧殘他們兩性愛情的痛苦，還要好得多哩。

他又想到愛情是偉大的；無辜同胞扶老攜幼，狼狽流亡，他們無非爲了愛；前線將士，浴血沙場，不惜白骨埋沒蓬蒿，他們只顧向前衝，爲了憤慨侵略者橫加摧殘後方同胞的愛情，爲了愛護中華民族，爲了要奠定人類愛情的基礎，也無非是愛。

他於萬分苦悶中想了又想，覺得愛情是偉大的，他於是在精

神極度痛苦中明白青年責任的重大，在這樣的大時代裏，兩性的愛情雖然無福享受了，可是比性愛更偉大，更重要的，國家正在熱烈地期待著我們去追求。他於是決定不願因失戀而就犧牲一切，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寧願孤零零於苦悶中負了心底創傷，在黎明之前，毅然脫離了黑暗的孤島，生離愛人，踏上征途，追求前途的光明。

親愛的一新：

你許可我這樣親切地叫你嗎？我想你一定明白我是出於不得已，一定不會來拒絕我的。因為我的筆雖然還想偷懶，可是我的心無時無刻不在興奮，我的筆桿被一顆熱烈的心鞭策着，不能遏止牠不要向你那邊跑來。

我現在和你的距離，不過兩百多步路，可是自從離開了你以後，不能好像在病房裏的時候隨便和你談笑了！我屢次想打電話來和你痛痛快快談心，又怕費了你的工作，樓上跑到樓下來腿酸。我看你一天到晚實在太辛苦了，再要抽出工夫來，我的心實在不忍，所以跑到電話機旁邊了，只好又退回來啊！二百零幾步路走過來不到五分鐘，要談心，也很方便；可是一則我的身體爸爸還不許我多走路，再則跑進貴醫院大門，又怕觸到霉氣，所以又不敢來。走出屋子的門口，望見了你的宿舍，使我空勞遐想，可以收入我眼簾的，只有幾塊亮晶晶的玻璃窗，你想，要不要使

我心焦？因此只好煩勞綠衣使者了。

我素來自信理智勝過熱情，所以從前往往會使我的態度趨向冷淡，只有圖書館是我天天留戀不捨的地方。不知怎樣？自從離開了你以後，日子雖然不多，但是我的精神日夜在興奮，我的熱情不能一刻消沈，這不是你的力量嗎？你能興奮我的精神，幫助我的學問，親愛的一新！你一定會領導我日進光明，親愛的一新！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祈求你永遠不要使我失望！

病了一年，得到今日的好結果，瞻望前途，有無限的欣慰；回憶過去的創痛，不禁黯然流淚。我現在覺悟了，以前的人生觀實在太枯燥了，以致影響到身體的健康；可是反過來講，所以致此，一言以蔽之，沒有你這樣的……。今後只要改變方針，那就無妨；可是要使我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滋潤，非靠你偉大的力量來幫助我，鼓勵我不可。

我的病這次痊愈得這樣神速，自知大半係精神作用，我不能不感謝你。以後的強健奮發，當然要靠調養，但是條件恐怕沒有這樣簡單吧？

我現在的生活，非但感覺到枯燥，留居在孤島上療養病後的身體，又覺得苦悶；可是目前實在無法可想啊！所以想把放在家的舊稿子拿出來慢慢整理，以消此療養長期。

春天到了，大自然蓬勃生氣，在孤島上一些看不出來。唉！今年今日，我們已失去了溫暖，我溫暖的希望，只有寄託在你一

人的身上了。

我父親昨天返鄉去了，大約三四天就可以出來。白天弟弟上課去了，枯坐室中，岑寂之苦，莫能自解。

明天(星期一)晚上，想請你和古樸等來晚餐，我想你一定不至於拒絕我的；假使使我失望，不是惠然肯來，那末不得不麻煩你樓上跑到樓下來聽電話了。祝你快樂！

魯戈 二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一新：

上次寄給你的信，我料到你一時不會有回信的；爲什麼不回信，唉……我是知道的。我告訴你，你不睬我，我不怪你，不過我的心，不能不一天天熱烈地盼着你。

今天我愉快極了，所以又不得不握起筆來，再跑到你面前。我心情愉快，不爲別的；爲了窗前白雪，霏霏地下個不停，另有一種情味，我想你也一定這樣快樂的。

啊！可愛的陽春白雪，我願世界從此光明潔白。

你今天清早從宿舍裏跑出來，我可以想見你在潔白的雪堆裏跑跳的神情。你今天必更天真活潑，你的服裝與雪光相輝映，顯得必更豔冶皎潔。我警告你：當你在翫雪的時候，不要快樂得晶瑩的眼鏡上被雪花迷糊了還不知道。

你懂得玩雪的法子嗎？我要玩的，只想請你快點跑過來和我一道堆成一個愛神，你願意嗎？我希望我們堆成的這個神，永遠潔白，永遠慈祥地坐在我們面前。

上次請你們到我這裏來敘餐，不想朋友在我家裏生起病來，不能如願，你要怪我失信用嗎？那天下午打電話問古樸，她說你恰好去吃喜酒去了，使我很失望。直接打電話來問你，又找不到你，想你已經出去了。現在我早一點來約你，本星期日下午七時請你們到我家裏來吃晚飯。上次你恰好要到別處去，這次無論如何要請你原諒我的誠意。

你家裏的消息知道嗎？我很替你掛念。

魯戈 三月十三日。

再：天氣冷得很，絨衣有沒有穿在身上？不要凍壞了身體啊！
(待續)

自修福音

中國流通圖書館

解決精神食糧問題

四馬路復興里四號，中國流通圖書館自開幕以來，前往閱覽及借書者，極爲踴躍。該館設備週全，凡什誌圖書搜羅靡遺，且備有專差，讀者可電話借書，極爲便利，印有詳章，讀者可隨時取閱，索閱，誠自修者之寶庫。

在動的時代中

白雲天

癡癲中的閒想之三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中國新興階級抬起頭來了，要在政治上獲得支配的地位。由於本身的脆弱，直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北伐底到來，方才盡了時代的使命，現在又擔負起了更大的歷史的責任。在這中間，經過了漫漫的長夜，新興的勢力陷入於極大的苦悶中。

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完成了他們底事業，然而這個空前的帶有民族性的革命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筆者太年輕了，沒有呼吸到那時候清新的革命的空氣，可是聽到人家講起這頁歷史來，彷彿還是歷歷在目前似的。

提起這時代中的人底活動，孫中山先

生底一生，國人早已耳熟能詳，毋待贅言

；關於廣州的七十二烈士，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在一本書上還看到黃興先生寫的輓聯

：「七十二男兒××椎心泣碧血；四百兆

國子忍看秋雨濕黃花。」緬懷一個時代中的革命戰士底犧牲精神，悲壯激烈，真是

不能自己。而作為那時候的革命先進汪精

衛氏，他使人難忘的，莫過於宣統三年三月

在北京王邸附近埋設地雷暗殺攝政王載

灃的事蹟罷；後來不幸事發被捕，陷入牢

獄，請看他慷慨激昂的獄中詩：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待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燐火不滅，夜夜照燕台！

這真是一種劃時代的作品，在這詩中

充分地流露了汪氏底革命志士的情緒。十

月十日中華民國肇造，清庭大理院審判結果的「永徒囚」便一躍而為元勳了。

時代不斷地推動着，進化着，一些渣

滓，濃血，腐物，泡沫，廢料，也一陣一

陣跟着浮泛，消沈，揚棄着；袁世凱，張

勳，張宗昌，×××，×××，都曇華一

現，接着又倒下，消滅了。

××××底加深宰割，剝削，血！創

痕！「五九」！「五卅」！吶喊！反抗！於是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北伐又代表了

全中國人民底要求，得到大眾的擁護，運

用革命方略，掀起了燦爛的怒潮，推翻了

封建軍閥政府！

中間：寧漢結合，分裂，汪陳（那時

的獨秀）底「國共聯合宣言」又是一種革

命的文獻；後來的清黨，表示了民族聯合

戰線的動搖，年青的新中國又陷於苦悶之

中了。

很多很多的優秀的民族戰士都在莫名

的騷動之下犧牲了，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損失。

最大的光榮的國慶的雙十節到最大的侮辱的國恥的「×××」，「×××」，這個長遠的路程，這個動的大時代，在大洪爐中鍛鍊過來了的人物有：

宋慶齡，張發奎，白崇禧，李宗仁，蔣中正，郭沫若，馬占山，蔡廷鍇，陳銘樞，朱德，毛澤東，馮玉祥，〔陳延年〕，〔鄧演達〕，〔彭湃〕，〔沈玄慮〕，〔劉華〕

〔趙登禹〕，〔修麟閣〕，李紅光，趙老太太……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犧牲於福建長汀的瞿秋白氏也是不能被遺忘了的，在今天不論什麼黨派或無黨派的都要爲此人歎歎不已罷。現在，他底遺作的一部份亂彈及其他，總算給孤島人士見面了。「眼底烟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雖然個人爲了信仰做了殉道者，但在抗戰的今日，我

秋感雜詩

海曲少年

秋感

關山極目陣雲陰。飲馬長江寇已深。孤島田橫猶忍死。誰憐夸父未馴心。
是何日月忽驚秋。多少堅城又入讎。西望旌旗頭欲白。不關孤客獨能愁。
忍道淪胥得苟存。毛錐應竄鄭監門。傷心幾下輿圖淚。我亦南冠羝觸藩。
人民城郭全非故。盡語何曾改昔年。卻爲稻粱謀欲盡。鬚眉無恙始堪憐。

神氣欲盡寫此自拔

們正在悲哀着一個已先失去了的堅強的戰士底瞑目。他底最後遺作，真悽惋欲絕，亦見一代巨頭之颯發才華。如「舊夢口占」云：

山城細雨乍春寒，
料峭孤衾舊夢殘；
何事萬緣俱絕後，
偏留綺思繞雲山。

我們底「第三種人」吟之也將嗚咽悲悵罷。其浣紗溪詞亦在獄中作：

念載浮沈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
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
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又集唐憶其夫人楊之華云：

夜思千重戀舊遊，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問當年事，海燕飛時獨倚樓。
當時該地新聞記者會詢瞿氏，女士有何音訊？答稱：「余去年二月間，由滬入閩，楊原擬偕行，後因病不果，今年上海方面環境惡劣，祕密組織破壞無餘，恐伊亦作階下囚矣！」（見民國廿四年七月五

力正乾坤在攘夷。此心億萬未參差。天南將帥多忠甲。河北人民有健兒。三戶亡秦寧獨楚。一成興夏是吾師。廟堂早定平戎策。賭墅何妨且鬪碁。

生死已知誠細故。匈奴未滅分無家。可將肝胆回天地。欲膽鯨鯢碾齒牙。奮起似聞宗大尹。長驅會見李輕車。總戎妙算操胡運。還告鍾陵願不賒。

自力更生語最真。隣交恩怨漫紛紛。包羞要作奇男子。平虜當封上將軍。策馬誰聽歌出塞。射雕共看裂行雲。狂胡中酒悲難醒。慘說西山日漸曛。

外憂竟動綠林兵。處處罷胡暮夜行。欲砍樓蘭寧惜死。不爲南八媿偷生。前時已道收三晉。何日當看復兩京。橫海況聞飛將在。捷書連日報屠鯨。

日中報

他底最後絕筆詩，據說在當局詢以「有無遺語？」之下匆匆寫下的；他一邊還點頭說着：「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哩。該詩並有小序：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

山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

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
落葉寒泉聽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萬緣空。

方要錄下，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識，乃獄中言志耳。

秋白絕筆

瞿氏是文人，所以又留下了不少值得紀念的文字；但另外許多戰士們卻祇用着本身的行動來被紀念着了。

現階段民族的統一戰線已經堅固地完成了，這是我們國民認爲可以告慰的。雖然也有着另外一羣底論游擊戰的托派調子。在這個急激轉動的時代裏，爲了民族，許多戰士是更以最英勇的姿態出現了的。

好些戰士是沒有機會來留下他們底文字，祇以血和鐵刻劃了歷史的一頁，他們犧牲成仁，靜靜地長眠着。而另外像沈劍文先生們卻又把左手在握筆寫着偉大的文字（見華美週刊十八期上海一日特輯），這又超出在右手以外了。

同樣，過去的「慷慨歌燕市」的志士們在現在也應當如何地把握了，持續着過去的光榮！——不要給時代劃成一點點！

（完）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

邢光祖

何嘗不像蓮花沐？何嘗是莎士比亞？我不禁要說：以五十步笑百步，可乎？

平常一個人總以為自己頂能够了解自己，但這是一種錯誤。我以為一個人最不容易了解的是自己。平常一個人最難得也是自覺，因為常人對於自己總有一種偏愛

的心理，以為自己的總是好的；同時對於他人常抱着一種「偏見」的心理，以為人家的總是不及自己。梁先生就犯了這種錯誤。依我看來他雖然指出了田譯的許多誤解

原文之處，不過在言語的自然和暢達上，還譯不及田譯；深譯用字牽強的地方甚多；我們與其採取忠實原文而語言牽強的

翻譯，還不如採取原意稍差但句法自然的譯本。況且梁先生的譯本上也有許多譯錯的地方，即就梁譯哈姆雷特五四頁一頁上我就發現一個錯誤和一個脫漏：深譯：

王：啊，這話真是一點也不錯！

(傍白)這句話使我良心上受多

麼利害的一下打擊啊！塗抹過的這兩個對比完全是相等的。照這樣看來，

這兩個對比完全是相等的。照這樣看來，這兩句應該譯為：「娼婦的臉子於她們擦

是醜，然而不見得比我的行為比起

我的粉飾的言詞更來得醜。啊，好

重的負擔！

莎翁原文是這樣：

King: (Aside) O, tis too true!

How smart a lash that speech

does give my conscience!

The harlot's cheek, beautif'd

with plastering arts,

Is not more ugly to true thing

that helps it

Than is my deed to my most

painted word:

O heavy burden!

這裏 is not more ugly.....than 的

意思，無論誰都知道是 as ugly as 的意思

，原詩的意義是把娼婦的臉和塗臉的粉與

我行為和粉飾的話來對比；要是用比例

的公式來表示的話，這應該是：

娼婦的臉：塗抹的粉 :: 我的行為：粉飾的話

娼婦的臉子：她們擦的粉 :: 我的行為：粉飾的話

娼婦的臉子於她們擦的粉 :: 我的行為於粉飾的話

娼婦的臉子於她們擦的粉 :: 我的行為於粉飾的話

娼婦的臉子於她們擦的粉 :: 我的行為於粉飾的話

臉子的粉，正如我的行為之於我的粉飾的強的地方，如上列所引的一段譯文下有一

話一般的醜」才是，再如同一頁上梁譯：每是：「肉體承受的萬千驚擾」，「驚擾」

哈：活着，還是不活着，——這是「二字就是牽強的實例。通常我們說：「心

問題；究竟要忍受這強暴的命運的「境擾亂」，或是「心驚肉跳」，從來沒有

矢石，還是要拔劍和這滔天的恨事人說「肉體受驚擾的」，這是順便提出來

拚命相鬥纔是英雄氣概呢？……討論的。

原文：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我們把梁譯和原文對照一下，就看出

在「和這滔天的恨事拚命相鬥」的下面，

就是將原詩詩行增多，如哈姆雷特第三

幕第四景原文第五十三行哈姆雷特對皇后

所說的一大段話裏，原詩祇有三十六詩行

，但是大雨的譯文中就增至五十六行，再

因為光是和這滔天的恨事拚命相鬥，

如李亞王第三幕第二景第一行起李亞王所

說的話原文僅九行，但在譯文中就增至十

，就不一定能够算是「英雄氣概」，從這

幾點看來，梁先生的翻譯還嫌太大意一點

地方。順便我不妨再指出梁先生譯文中用字牽

有上面各人翻譯的方法作我們的借鑑

，我們毫不猶豫地可以訂定幾條翻譯莎士比亞應具的條件：

(一) 以「形似」「意似」「神似」三條為翻譯莎士比亞最高的目標，正如此三者為任何翻譯最高的目標一樣。

(二) 因為要達到「形似」的緣故，所以凡原作為百韻詩的地方，譯文中應盡力保存原作的五音節，譯成中文的百韻詩或與原作相類的體裁；原作是有韻的排偶體的地方，譯文亦應用韻排偶；散文則仍譯為散文。但最要者決不能將原詩詩行增多或減少。

(三) 因為要達到「意似」的緣故，譯者應多參攷註釋，多努力於莎士比亞英文之研究。譯後又須細加校勘，務使不脫漏或誤解原文；凡個強聲牙的字句，必須設法避用。

(四) 因為要達到「神似」的緣故，譯者必須領略到原作者的情緒，於譯文中當盡力保持原作者的氣質和神韻。如其要充分地傳神的時候，可以：

(A) 犧牲「形似」的目標，不一定用韻用音節。

(B) 犧牲「意似」的目標，可以稍改原意，以求傳神。

這好似紅樓夢中香菱學詩，黛玉所說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我們不妨換一換口脛說：「若是果能傳神，連形式意義不顧，都使得的。」(五) 莎士比亞偌大一部作品，自有分工合作之必要，并且要有一般的譯者互相地研究才是。

上列五條，雖然訂得很嚴格，但我總相信，祇要我們肯努力，自然可以有成。既然定了上面的五條標準，作者也會努力依着這許多標準，譯了幾段莎士比亞的百韻詩，現在且抄一節下來，免得給人家說我「空口說白話」；下面是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景最著名的獨白的譯文：

活着呢，還是不，——那倒是一個問題，那一樣是好呢？究竟去忍受那個殘暴的命運的矢石呢？還是去跟那一批萬千的煩惱相拚，一直到戰勝為止的好？死，長眠，如是罷

了；如果說：長眠可消弭心頭的悲痛，結束肉體上一切不可避免的苦楚，那麼，這真是我們所祈求的願望。死吧，長眠吧！長眠麼？也許做夢哩！唉，阻礙就在那兒了，在我們擺脫這塵世的煩惱以後，漫漫長夜中我們到底會做些怎麼樣的夢幻？這真使我們躊躇的。也是這緣由，使人生的痛苦延宕到這般永久。要不然，短劍一揮，一個人便可以永久地解化，還有誰甘心去忍受這時代的鞭撻和嘲諷，以及去向一般壓迫者的暴戾，驕者的菲薄，失了戀的悲痛，法律的延遲腐化，官吏的跋扈，和凡夫俗子忍受的侮辱低頭？要不是對於死有點兒胆怯的恐懼，在那片沒有人煙的國度裏，旅客一達到它邊境以內沒有一個回來的；要不是這念頭引起疑竇，使我們忍受着眼前的苦痛，不敢去沾嘗那不可推測的，否則誰願意抗一肩重負，在厭倦的人生下呻吟喘汗？

「自覺」使我們軟弱成懦夫，把破釜沉舟的決心，本身上蘸上了過度

顯慮的蒼顏，爲了這原故，那驚天動地的偉業，還不曾向洪流去開展，就退了潮，那壯志也就消失了。輕些，美麗的姬菲麗亞，我的女神，在你祈禱裏懇求你懺悔着我的錯失。

上面這一段就是作者翻譯的嘗試，據我嘗試的結果，我知道用十三個字可以包含五音節，並且字數一樣，可保持整齊的美觀。這也可以說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能夠有所評衡。

末了，恕我用一段 Dryden 的話，來提醒一般祇譯意的翻譯家：

「一個翻譯家，如其要保持原作的力量和精神，不應該光在原著的字面上用功夫。他自己應該要完全地具有，完全地了解原作的才氣和感情；題材的性質，和藝術或所論題材的名目；這樣他的譯文方才能够和原著一樣地適切，具有一樣地生命；如其刻板地字比字來譯，在他那面目可憎的譯文中一定絲毫沒有原作的神韻。」(完)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日晚作於光華



鎖了的箱子

藍沁譯

曼思飛 J. Masfield 原作

人物：陶德(農夫)。索樂夫。應吉德

(貴官)。兵士數人。費蒂(陶

德妻)。

地點：愛爾蘭。

景物：房屋一間。一個做凳子用的箱

子。一張桌……等。費蒂在繡

花。

x x x

費：(唱)我的愛淹死在樓閣了。那麼遠。

鳴……鳴……樓閣完了！

(陶德進)呵，阿德！我盼望你生意好

哩，(又唱)

他的頭髮冰冷的跟海草在一起，

那麼遠，鳴……鳴……樓閣完了！……

……(向陶)

來在爐邊坐會，好麼？……(又唱)

呵，我的愛淹死在樓閣了，那麼遠……

……

陶：行個好，歇住吧。

費：歇住什麼？

陶：那貓叫。

費：貓叫？

陶：在我頭痛的時候，我不要聽那聲音——

費：唔，你頭痛的時候我唱歌了，對不起

！我不知道呵。

陶：我老是頭痛的。

費：我很難過，阿德。

陶：得了，別使我難過了，要是你真難過

，晚飯早該給我預備好了，可是，那；

老是那樣的。

費：讓我去給你拿來。

陶：呵，我這時不要了，謝謝，我吃不下

去，爲什麼你不在我進來的時候先預備

好呢？

費：可是，阿德，我的好人。

陶：還要我告訴你多少次，在我頭痛的時候，

我不願意肉麻？

費：對不起，阿德。

陶：本來你知道有多少回了，可是，你就

專門說這些廢話來氣死我。

費：我沒有呀，阿德。

陶：你還要嘴硬，不承認！可是，你那一

次不是這樣的。

費：阿德。

陶：喂，當我回來的時候，爲什麼不給我

預備晚飯呢？

費：你說你要晚回來的，過七點半吃飯的

，阿德。

陶：你也應該知道生意會不好的。

費：難道生意不好？

陶：呵，用用腦子，用用腦子，女人。

費：可是，我是在用呀，阿德。

個。

蛋。

陶：（叫起）是的，那麼你好多買點珠子了，（坐）我累了。

費：有什麼新聞？

費：誰殺他的？

費：讓我給你把靴脫下來。（她脫下一隻，放下。）

陶：新聞？你問新聞幹嗎？

陶：誰殺他關你什麼事？

陶：呵，行個好吧，我不是告你我頭痛嗎？

費：可是我喜歡打聽出過什麼事；他們在談論些什麼？

陶：你老是想知道，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嚇爾跟你有什麼關係？

？可是，那，得了，我自己脫那隻，我累死了。

費：集上的人。

費：沒什麼，我表哥是他的夥伴，我所知道的的就是這些。還有他們老是整天吵鬧，就像夫妻似的。

費：讓我給你點白蘭地。

陶：謀殺案！

陶：我猜那是說我的。唔，我不知道誰殺他的。可是我知道這個。

陶：白蘭地？管頭痛？你知道白蘭地簡直害死我。好了，看老天爺面子，讓我一個人歇一會吧。

陶：（叫起）謀殺案，我跟你說話你能不留心嗎？我說謀殺案，你聽不見嗎？

費：什麼？

費：你累了，阿德，你累了，在箱子上躺會等飯來。你太累了。

費：誰被害死了？

陶：我可憐幹那事的人。

陶：要不是你的嘴給我氣壞了，我不會累的，所以老婆跟生意都該遭瘟。

陶：我沒說誰被害死。

費：爲什麼？

費：阿德，要是你不太累，告訴我一點生意的事。

費：可是你說——

陶：你到底有腦子沒有，女人？

陶：我已經告訴你了。

陶：可是我就沒說那件事。海邊出事，一個人被殺死了。

費：我不懂爲什麼可憐他。

費：那兒人多嗎？

陶：那大塊頭神氣了不得的傢伙，嚇爾。

陶：好，我懂，你想：像應吉德那麼了不得的人物，能讓殺他兄弟的人逃脫嗎？

陶：足夠填滿一個墳，我倒願意埋他們幾

費：嚇爾？應吉德的兄弟？

陶：我說，我說，我說，囉嗦，囉嗦，囉嗦。就是那樣，你想：像應吉德那樣人

許那人逃嗎？應吉德會搜出他來，那人就此完了。

費：可憐的傢伙。

陶：但願對他公平點，對他公平點吧。

費：我奇怪，不知那人是誰。

陶：是誰還不曉得，兩三個人有嫌疑。

費：我盼望那該不是索樂夫。

陶：好的，要是他，他非受處分不可。

費：跟嚇爾一塊做事簡直晦氣。我不愛說

一個死人壞話，可是他名譽不好。

陶：他是一個酒瘋子。

費：有一次他拿把斧子趕索樂夫過。

陶：唔，我可憐那拿斧子趕他的人。晚飯

老是說就開就算了嗎？難道我要這麼該

上一夜嗎？

費：你進去躺一會，好麼，阿德？晚飯就

會弄好。

陶：我怎麼能進去躺一會。你很明白，我

非得去瞧瞧工人，我不放心那些僱來的

人。

費：等一會我出去看工人罷，阿德。

陶：你？連拿飯我都不信任你，別管工

人啦。不，我非自己費力不可，我已經

頭痛得要半死，可是，那，總是這樣的

。如果我要一做事情做好，非我自己來

作不可。把靴給我。

費：讓我去，阿德，我去看牛趕進去擠好

乳。

陶：把——我的——靴子——給我，聽見

沒有？不要我說你去什麼你不去做什

麼。看，(穿好靴子)我本來想回來有

功夫歇一會的，可是，看，事情總是這

樣的，(轉身將出)你幹嗎在那兒紅臉？

去——預備——晚——飯！你給我磨到

墳裏去的時候，我看你就快活了。你真

把我氣死了。

費：我就去做飯，阿德。

陶：你真把我氣死了，可是，看，事情總

是這樣的。(出)

費：(獨自)阿德跟我沒有孩子，真是可憐

。他們說一個孩子在家，能添加好些快

樂。要是我有個孩子，也許他不會這樣

了。咳，是呵，我們要好的時候不是這

樣的。(後門急響)天保佑，天搭救我

們。

聲：讓我進來，讓我進來，費蒂，陶德。

費：誰呀？

聲：開門，開門，看天老爺的面子，讓我

進來！

費：進來吧，要是你是天老爺。

聲：開門。

費：(跑到門口)進來！(索樂夫進)索樂夫

表哥？你好麼？

索：站開點，別親我。

費：什麼事呀，索樂夫？

索：站開點，你把你的手拿開些。

費：可是我是你表妹呀，索樂夫。

索：對的，不過等你聽那事情以後，你也

許不會這麼願意做我表妹了。

費：什麼事？

索：關於嚇爾的。

費：他已經死了，你什麼意思呢，索樂

夫？

索：我殺死他的，費蒂。

費：你？索樂夫？

索：他騙我，呵，可是我不能多說那些了，所以我們打起來，我殺了他。我們打得太利害了，我並不要殺他，天曉得。

費：有鎗在手裏的時候，男人就沒有理性了。

索：打的太猛了。

費：我不是說你，索樂夫，看起來男人老是沒完的大夥廝殺着。可是，你現在怎麼辦呢？

索：真的，怎麼辦呢？

費：你知道他們的手段的，你一定知道他們的手段的。他們知道是你嗎？

索：應吉德會知道的。

費：可是你知道應吉德是什麼人物。今天晚上，這時，他一定要追趕你的，這時，你怎麼辦呢？你怎麼辦呢？索樂夫？

索：你是我的表妹，費蒂？

費：當然我是你的表妹。

索：你不會撇開我吧？你從來沒有說過我

不好。我的意思是說，那是個猛烈的相打，那是猛烈而公平的。

費：當然，我不會撇開你，你是我的表哥。男人什麼時候都沒有理性，尤其在他們手裏有傢伙的時候——什麼人都會碰着的。

索：費蒂，你肯幫我麼？

費：你是我的表哥，索樂夫，這是我手。可是別這樣耽誤時候，你要藏在那兒呢？誰能瞞住應吉德給你藏起來呢？皇帝這時也不成，藏你也是要死的。你要上那兒去呢？想想，你要上那兒去呢？

索：我想你也許可以藏起我。

費：我？索樂夫？

索：你跟陶德。

費：跟陶德？

索：我想也許你們肯的。

費：反對應吉德？

索：到我能找到一隻船就沒事了，就只等

我找着一隻船。

費：反對像應吉德那樣的人？

索：我知道那是個冒險，親愛的，我知道那是個冒險。

費：你要知道，索樂夫，我的丈夫不是怎麼有膽量的呢。

索：時候不會長的，親愛的，也許一兩天的功夫。

費：我們將要怎麼樣呢？反對應吉德？

索：要是我們不讓他知道，親愛的，我可以溜到百老飛去找條船走，那只不過是一夜或兩夜的功夫。

費：陶德是陶德，我又是女的，女人對於這樣事是不大能幹的。

索：讓我在這兒，費蒂，你肯嗎？

費：我盼望我能想條計策出來。

索：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費：去？你那兒也不能去，你只能在這兒。別那麼難過，我是在打量應吉德和陶德。

索：天哪，費蒂，你真好。我要為這個親你。



書話漫筆

(一續)

楊晉豪

金瓶梅小話

早就聽說「金瓶梅」是一部著名的淫書，而且據說因為它「誨淫」過甚，而致在市上所流行的，都不是足本。前三年罷，一位同居的朋友，曾經爲了好奇，去買過一部一折八扣的「金瓶梅」來，想從其中去發現一點兒「性史」般的性的秘密。那時我還沒有結婚，也爲了對於性的好奇，隨便拿得來翻翻；可是，終於因為生活的鞭策，加以種種現實的問題壓在身上，又爲了心裏存着「這不是足本」的成見，所以竟集中不起注意力來好好地看過一頁，以致結果是對它絲毫印象也沒有。至於我那位買書的朋友，情形正和我相同，橫豎他是預備去掉幾毛錢的。

今年，胡源源先生主編「紅茶」，我看見了作爲插圖的「金瓶梅畫寶」。我對於古代的人物畫——尤其是美女畫之類，素來不感興趣，不過對於這據說是出於仇十洲手筆的圖畫，也着實有些心動；因爲他處處工細，一筆不苟，而且每幅佈局，各不相同，非有堅韌的毅力和豐富的想像，實難出此。就在這當兒，又在一個

朋友的案頭，看見放着幾冊木版「金瓶梅」；我心想，這或許就是「真本」「足本」的一種罷，便從他的牀底下拿出一扎借來看了。

其時我正閒着，在這孤島上既沒有生活可做，又沒有好書可讀。近來市上已有許多新書陳列出來，自然值得大讀而特讀。不過那時我手頭沒有帶多少書，又不敢化錢去買書，因爲怕吃了精神糧食，而瀉了肚子。於是就順便向那位朋友先借了一部「水滸」，第四次地看了一遍。讀時常常咬緊牙關，暗中讚嘆——爲那些在封建社會中被貪官污吏逼上梁山的好漢們激憤。「水滸」這書確實寫得生動，曲折，爽朗，有力；不過我以爲它的所以得人歡迎，那它之爲硬性的，反抗的，寫實中帶着理想主義（不管在現代說，這理想主義正確不正確）的小說，是其原因之一；它的確令人讀來感動，但我認爲其中也有許多情節似乎不大合於事實。

看完了「水滸」接着看「金瓶梅」，使人覺得有一點相同處，就是以寫「幫閒」出場，而從後暴露封建社會的原形。至於西門慶，潘金蓮，武大，武松那一回吊膀子，下毒，殺嫂，報仇，則可作爲兩書在半中的接筭處。「金瓶梅」承着「水滸」的這一段故事，而

却改寫成武松不但報不成仇，而且爲了錯打死一個衙役，和西門慶與官衙的聯絡賄賂，致被打上金印充軍，留着西門慶和潘金蓮兩個男女，鋪演成一冊所謂「誨淫」的鉅著，實在很有見地。這樣的寫法，果然不及「水滸」的寫得令人稱快，但仔細一想，却似乎又較「水滸」的寫法，在事實上更有可能。

顯然地，「金瓶梅」的作者，不預備像「水滸」的作者（想係許多無名作家所編造的許多民間故事，而由施耐菴編寫成書的。）那樣，存着一種強烈的主觀，製造出許多英雄來在腐敗的統治下逞強一時，這種逞強是否切合事實，而且是否能有最後的好結果，實屬疑問；「水滸」的以放魔開頭，以大夢結束，實可令人深思。「金瓶梅」的作者，只是在冷靜地表現那腐惡的封建社會，而利用男女之性，將它襯托出來；他所寫的不是令人嚮往的「英雄故事」，而是赤裸裸暴露的「社會小說」。「金瓶梅」不及「水滸」的能夠給人以一個直覺的興奮和刺激，就是因爲它是一部軟性的客觀的小說；同時它的不容易使人理解，甚至被人斥爲「誨淫」，除掉一小部份沒廉恥的道學先生故意歪曲外，這也是一個原因。

「金瓶梅」中的三個淫婦，其實只是陪客，而真正的主角是西門慶。西門慶是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土豪劣紳，他靠着他的錢財，靠着他在相府中的生殖器關係，靠着他的善於同官廳勾結賄賂，於是得以在民間橫行無道。自有一貫「幫閒」的大小土棍，爲想在一隻胖豬攤身上揩點油水，來一套什麼上香結拜，猜拳喝酒，和耍

燈嫖妓。也竟有一個想倚勢升騰的濫污朋友，去和他們結什麼兄弟之義，給西門慶搭上了他的老婆，偷盡了財物，病死後就結西門慶佔有了一切。

至於寫潘金蓮一節，看了「水滸」上的已經够人氣憤不過；大家都知道西門慶與潘金蓮的通姦，大家都知道，三寸丁是給他們所毒死，然而大家都怕得罪西門慶，不肯出頭主持正義，只有一個爲圖一些小利的小販，還有點兒熱心，但也無濟於事！而在「金瓶梅」中所寫的武松，又是那樣地淒慘，仇恨報不成，倒給貪污判了罪，幾至喪生，這是一個遺恨，是一個在官僚制度中一直存在着的遺恨！

在那樣的社會中，自然也有兩兩個清白的官吏。關於武松的那件案子，有一位巡撫原也想推翻原判，釋放武松而反判西門慶和潘金蓮以死罪的，但是那裏擋得住西門慶有着他的眷屬蔡太師的掩護，結果，作得起什麼主張，將武松的死刑改判充軍，已經是難得之至了！這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問題，出一兩個清白的官吏有什麼用處呢？

至於在「金瓶梅」中所寫西門慶對於那些淫婦，愛之如心血，撻之如豬狗，把婦女當做泄慾器，當做玩物的，描寫得真是淋漓盡致！而在那些淫婦中相妒相計，爭風吃醋，又是我們所能耳聞目見的事實。陳獨秀曾把「紅樓夢」看做封建社會中大家庭生活腐敗的一部寫實小說，其實我們所見封建家庭的腐敗，「紅樓夢」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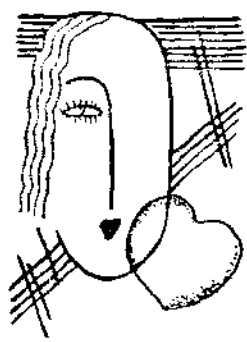
裏及得到「金瓶梅」之萬一呢！何況「紅樓夢」本來是套的「金瓶梅」的筆法。

總之，我們在「金瓶梅」中所看見的，是封建社會中的種種勢利，酷虐，腐惡，奸淫。其中的兒女之情，只是一條聯結起那許多罪孽來的線索。我們看清了這一點，那末，老實說，它再也不會打動我們的淫慾，而却只會令我們覺得忿嫉了！

抱憾得很，待我看不到一半的「金瓶梅」，事情又繁忙起來了，因而沒有看完了它。但它那前小半部書，已經給了我頗深的印

象。只因我記憶力太壞，所以不能詳細地論它一下，故作「金瓶梅」小話云。

最後想說一點「正人心」的話：「金瓶梅」這一書，在沒有社會見解的人，最好不要看它；在沒有文藝修養的人，最好不要看它；在沒有結過婚的人，最好也不要看它。否則看到隔壁帳裏去，淫慾勃發，而還破口罵「金瓶梅誨淫」，似乎是冤枉了自己，也冤枉了別人呵！



文章雜評 (續)

猛·濟·



魏禧、汪琬，在清初與侯方域並稱三家。侯文高遠，固當別論。叔子善學老蘇，結構未備，其大鉄椎傳誠凌厲雄健，他作未見精采。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及姜琛，江天一諸傳，亦不過感慨激昂，摹畫淋漓而已。鈍翁出入歐曾，間法震川，其取徑略同於望谿。醇厚典重，過於侯魏。而碑版之文，尤稱謹嚴。

表墓之文，中郎爲正，不善學之，千篇一律。胡公碑銘，太傅文恭侯胡公碑，太傅胡少公碑三文，合而觀之，可見其部勒變動之法。楊公碑，於危世抗節之大臣，直書其事，亦生氣遠出。

漢太尉楊公碑，氣象淵靜，本於經術。朱公叔墳前石碑，簡質不溢。陳太邱碑，文有道氣，漸近自然，推崇至極，猶若不盡。郭有道林宗碑，絕不徵引事實，而能隱括無餘蘊，榘枘之幹，琴瑟之音，尤爲上品。貞節先生范史雲碑，骨堅，後人不能到，頗開方便法門。表滿來墓碑，存備一格。胡夫人黃氏神誥，以不歸葬爲主，開後來以一字成文之法。

頌之爲體，介乎賦銘之間，敷寫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而異乎規戒之域。董仲舒山川頌，銘繫詞、戴記、荀賈賦篇於一鑑。

王稚紀詞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以質得古，出於凡將滂喜者也。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原本鼎彝，敷陳善績，詞不迫切，自有矩度。中郎之文，如平原大河，氣脈綿遠。祖德頌以樸至勝，京兆樊惠矩頌純懿闕遠，韓曾之流，無從學步。陸士衡之言文，以爲文繁理富，意必指適。所作漢高祖臣頌，優游彬蔚，精微朗暢，兩者兼之。陸士龍盛德頌，風骨不逮士衡，而織詞甚縟。孫興公聘士徐君墓頌，亦遂初之徵言，亦清言之本色。江文通閩中草木頌十五首，拓橘頌而大之，拙語可思。高伯恭徵士頌，則語無彫琢，詞必矜慎，此又以怒勝者。

讚貴辭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此固與頌相近。然必麗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四字爲句，數韻成章。彥和論其體，以爲促而不曠，其頌家之細條，其言審矣。陸士龍榮啓期贊，辭有遠勢。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選言尤雅。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能以擘空之筆，狀難顯之理，尤妙在轉換不窮，全本莊生之旨。大語、深語、奇語可觀，其精嚴自成一家。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讚，意存風教，伯仲士論，持論尤勝，特堂宇遂狹耳。李中書以爲神彩壯於士衡，譚復堂非之，蓋以爲渾穆不逮也。戴安道開游贊，神情散朗，當時文體。陶淵明讀史述九章，粹然以尙友之志，發在心之言，高迴絕塵。重於所感，故不云贊，實亦讚之體也。

胡稚威以皇甫士安龐娥親傳爲古今來第一篇文字，雖不免過

當，亦未可厚非。余以爲玄晏之文，實以小品見長。高士傳著言不多，字字真切。劉義慶世說新語，略承其意，而雋永過之。迹其源流，皆出自劉歆西京雜記。鄒道元水經注，吳均齊諧記，氣格亦同，而峭韻竝深。段成式酉陽雜俎繼之，而小品文字遂成別調。東坡山谷集中，更多勝妙。現代文人，爭尙白話，然有病其繁冗，思返故徑者，既不便於選學，又恥附於桐城，於是竟陵公安，起爲大宗。不知鍾譚之流，無非仰自來小品文家之末流，終不免猥瑣之病。施於題識知簡，或亦饒有風趣，至於皇皇鉅製，便露弱處。是猶小家碧玉，入宮而羞澀畢呈，僅爲僉夫狎客之所欣羨悅慕，蓋文矣而未成章，可取快乎一時，匪能期於久遠，若言不朽之盛業，必有別於此者。

文自北宋而後，皆沿歐蘇兩派，平流敷暢居多。元人文，共稱遺山、道園，然且遠遜南宋諸子。牧庵獨取法昌黎，攀高躋險，序記刊落陳言，獨寫心得，既已高古雄寡，鬱爲巨觀；而碑誌之文，則皆當時大人物，其敘述瞻而不穢，詳而有體，雄深偉岸，與昌黎之過於鏗削者，又自不同。袁氏先廟一文，寢焉突過前人。以前後諸家比之，其神穆不如遺山之貴，而意蘊較深；其氣韻不如道園之超，而規模較古。

子夜歌

惲秋潭

妾住水之西。郎住水之東。顏容雖自隔。水流自相通。

楊珽的龍膏記



楊珽據王國維曲錄云：「字夷白，錢塘人，」作有龍膏記和錦帶記，姚梅伯今樂考證誤作楊第白，且云錦帶記「署四德堂作」也許是誤把刊刻者世德堂當作作者的名字了吧？

呂天成曲品把他列在「下上品」，記載較詳：

楊夷白（所著二本）

龍膏 此張無頗事。往余譜金谷記。此君見之，謂龍宮近怪，易為元載女，是亦一見也。然非傳（暖紅室本作「本傳」）矣。

錦帶 余述事乃假託，詞亦具有情致。

金谷當是金合之誤。因為：一、據太霞新奏，呂天成作有金合，並無金谷；二、暖「金合」確是此劇主人公重要的媒介，沒有牠張無頗與龍宮女，或元載女是不能成為婚媾的。所謂「本傳」，就是唐裴劍的傳奇張無頗條，見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情史卷十九廣利王女條轉錄之）

龍膏記易龍宮廣利王女為元載女，因之元載便也成了重要的人物。所寫元載事多有根據。如第五齣起釁和第六齣成隙就是根據唐胡璩的談賓錄的：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

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邪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第十六齣賜玦有云：「（外）元載妻王氏，太后聞你賢淑，勅免汝死。着你掌管後官形管事務，意下如何？（老旦）妾身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怎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外）叫左右，先把元載並妻王氏押往萬年縣，聽候審決，一面抄沒家產。」這一小節也有所本，就是唐蘇鶚的杜陽雜編：

「載被戮，上令入宮備形管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之。」

楊珽借元載為廣利王，身分恰合，因為元載的宮中，也就和龍宮差不了多少，窮侈極奢，在唐書和杜陽雜編裏都有很詳細的記載。如青紫絲條，金銀爐，金絲帳，却塵褥，龍綃衣等，奇珍異寶，不勝備舉。元載女湘英似由瑤英轉來，瑤英是元載的愛妾。在唐書和舊唐書上，元載女的名字並無記載。（未完）



大義

浦·迷·修

一星期前，老張到我的寓所來向我告

貨。這可真奇怪。在學校裏，老張是生活最富麗的一個，似乎同學中還羨慕過他每晨上校時的摩托。據說，他父親是一位極有聲望底紳士階級，記不清楚是那一家銀行底總理，或者更有許多崇高底兼職，現在，老張爲什麼要向我借錢呢？

借錢，是最痛苦的行爲，尤其是老張，他向來習性高傲，更從未有這種借的經驗，可見他這次開口，非至萬不得已，是決不願意做的。起初我還以爲老張打趣，但在他嚴肅和忽急的表演裏，使我相信他確有借錢的需要。我又想問問他什麼原因？什麼用途？又恐造成誤會；或者要引起他以爲我是在吝嗇。最後我決定儘我力量來幫助他，反正我和他底友誼，遠在借錢

以上。

但「爲什麼老張要向我借錢？」還是個謎，終於在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我問着他。

「是不是令尊不在上海？」我以爲只有這個理由能够解答我心中的謎。

「是的。」老張從嚴肅和忽急的神氣，轉變到了沉靜。

「我知道你向我借錢唯一的理由，就是令尊不在上海。」我喜歡我底見解並沒有差。

「也許是的。不過父親不在上海，倒並不是問題底重心。」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不願再向父親拿錢了。」老張說話時，更顯出冷靜底態度。

我聽到了老張這句話，一時想不出個

理由。也許他的家近來情形也不好，也許他們父子間有一些意氣。也許……但我儘追問老張不向他父親拿錢的理由，他老是低着頭不開口，而且神色由冷靜再轉到了沮喪，似乎有一個極大的激刺在他心上。

接着一片冷寂包圍了整個底屋子，只有牆壁上底那隻鐘，的塔地在響，似乎它也沒精打彩地垂着頭在嘆氣。

突然，老張從沮喪的氛圍中掙扎出來，相反地變成了咆哮和激昂，他走過來拍着我的肩，而且握着我的手，緊緊地，緊緊地。最後他從聲帶中發出個奮厲的聲音，在說：「我不能用讓奸的錢，那一種混了醜惡和卑恥的錢。」

我研究着老張的種種神態和形式上底轉變，以及末了的揚聲大呼，我知道也許他的父親還在搬演着無恥的勾當。但是老張的父親過去是位極有地位的人，難道也不怕泥淖的深淵？而且他更不能帶上幌子，說什麼環境和生活底壓迫——其實這原



仙霓社之前後

(八)

茅柳主人

杭州鍛羽歸，沮喪之餘，幾欲深谷幽居，不作出岫之想。然而麗質天生，終難自棄，且靜極思動，亦爲事理之常，久之，遂有上海徐園之行。

此行爲期約一月，爲在滬正式賣藝之始。諸人膳宿即在園中，歷屆來滬之困難，至此無不迎刃而解。且顧曲周郎，大都重來，而十里洋場，不啻再到天台，人地既宜，樂乃無藝。期滿，載譽而歸，抗行恨事，漸如過眼雲烟，不復聖念。

十四年初夏，出演蘇州青年會，售票，價甚昂，而座爲之滿。時予適因事在蘇，乃得躬逢其盛，所演各齣，以及一般情事，至今猶歷歷在目。

是日所演，首爲投淵，天打，主演者沈傳芷。次爲沈傳錕之比戲，華傳浩之盜甲，末爲顧傳玠，朱傳茗，張傳芳，姚傳涓等之學堂，堆花，遊園，驚夢。各齣嚴守準繩，舊範未遠，且又精神飽滿，無懈可擊。日後，上列諸劇，予雖在滬屢見不見，似終無此次之足可人意。意者，偶一爲之，故能聚精會神，完成傑作，初非排日例行，久而生厭可比。且環境優美，座多知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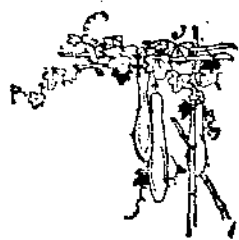
在均勝於滬，遂有此佳美之成績。

是日天大悶熱，演者觀者，無不汗出如瀉。張傳芳「小春香」一曲未完，卽至檯邊大吐。蓋張猶在髫齡，身材極小，衣花洋布之夾衫夾袴及夾背心，腰束汗巾，載歌載舞，不支而病，固無足怪。然吐後卽繼續演唱，曾不少息，今日之發揚奮厲，力爭上游，固已於此露其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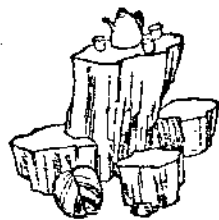
顧傳玠下場時，卽解衣磅礴，大揮芭蕉扇。朱傳茗所衣，爲梅派古裝，輕綃霧縠，獨得其宜。華傳浩跣足上場，足背肉墳起，稚態可掬。沈傳錕重衣博帶，曲踴距躍，汗融粉墨，幾至模糊不可辨。

茲後，滬蘇兩地，卽輪流出演，滬則徐園，蘇則青年會也。自第一次徐園出演後，售款所得，諸生卽有津貼。惟爲數幾，至多者亦不過月四五元耳。十五年秋，末次在徐園演唱時，津貼大見增加，至多如顧傳玠，爲十一元半，張傳芳七元半，其他則等而下之。

迨入新世界，事事發皇，從此一帆風順，遂入佳境。



苦命者



第六期次

午夜的回憶
歧途上的清醒者
故鄉
人生
苦命者

庶芳
袁世英
周世清
東方待白
鄭少鴻

庶芳，來破除幽寂的焦心！不料看到了一則「慈烏」的故事，却引起了我同心的反應，就從灰白色的壁上，映出一幕悲劇來——

是兩年前的事，也是最苦澀的一回事。

那時我是在××小學，一日下午，剛從學校放課回來，在××教堂休息的時候，有個滿臉綴着汗珠的人進來，送給我一封信，說了兩句呼吸急促的話，很像是趕來的樣子！一時使我摸不着頭腦，究竟有什麼緊要的事，特地差個工人送信來呢？我這樣以心自問，到底想不出，也推測不出！

沒有這一陣嘈雜的聲音衝破，睡眠原可以繼續下去！現在再勉強閉上眼睛時，睡魔已走得精光了！任你怎樣數呼吸，總不再成寢，只好在牀上輾轉反側着！

午夜的回憶

庶芳

撕開二寸寬四寸多長的信，捧讀了一回，使我一注可憐的眼淚，奪眶而出，才知道母親的病一定不好了，所以叫我「明天鐵限要趕回家裏」。那時我恨不能身生兩翼，迅速地飛回；又恨不能指日復東，拉開一夜的黑幕，讓我趕路！

彷彿如窺窗的人影。簷前鐵馬的響動，彷彿如美人的環珮。嘈雜的聲音慢慢地移到遙遠而消滅了，風也漸漸地息了，這時除了問壁朋友的鼾聲外，一切的自然界，都歸於沉靜。只有我一片幽寂的心腔，忽地裏焦躁起來，耐煩不得！掀開了被窩，剔亮了燈光，面壁靜坐，在棹上檢出一冊書

是對着棹上半明不滅的孤燈，回憶母親一

生勞苦的生活！

母親，我幼稚的時候，夜裏不是常倚你的身邊讀書嗎？有時我看見你倦了，手仍拿着針黹，終給我一喊，你又醒起來，一針一針地縫補着我弟兄的衣服。

母親，我還記得你常對我弟兄們所說的同族中來奪家產的一段「恨史」，深刻在我的心版上，永遠不會磨滅！

唉母親！你現在病勢怎樣呢？我恨不能把漫漫的長夜縮短到一線的閃過，趕赴我的回程！

曙天已經開始放亮了，我立即赴我的回程。這時路上很少行走的人，僅我一人的影子奔走着，更兼那路旁的蟲聲，含愁帶怨地吟着，毛髮不禁為之悚然！但為意念不安的緣故，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一味地邁着前程！

我終於走盡一百二十里的行程，帶着疲乏的身體到了家。

棹上的煤油燈放出銀灰色底光焰，旁邊不是藥杯藥碗，便是茶壺茶甌，雜亂無章，沒有排佈的秩序。藥爐上沸騰的聲音，引起我心弦同調而共振！一見我慈愛的母親，果然病得沉重了，面容瘦得難堪，兩

部的顴骨突出，兩個凹陷的眼眶，瞪着兩個帶黃色的眼珠，流下兩行的清淚。她已經好幾天沒有進過粒食，每天不過灌些參湯來維持元氣。但是牙關已經封鎖了，舌也結了，不能開口說一兩句的話了。侍立的姐姐，在她的耳邊喊道：

『母親！母親！你這第四個兒子回來了，認得着嗎？』母親把白瞪瞪的眼向我看了一眼，把頭點了一點，表示認得的樣子，口裏只是『唔，唔，』的說不出話，很像胸中積蘊了成堆成山的事，還要告訴我們。然而她是不能開口了，所以她只是連連的嘆氣，流下無窮的珠淚！咳，那時在房裏的人，都在悲傷的洒淚。姐姐不時抽出手巾，把母親的淚痕揩拭，父親也爲她同甘苦的中饋哭泣，大家流淚的眼對着流淚的眼，除了飲泣的丁口聲外，房裏的空氣都歸於岑寂。

現在大概是睡了，但是鼾聲仍不斷地呼出微弱而無力的音調，呵——呵——呵來！房裏的人都繼續的思想考察和判斷——她真是睡吧，還是就這樣的長睡呢？

羸瘦的母親在轉動了，到底在牀上轉動了，睜開眼睛看着我們！是不是睡的懷疑

也明白了，怕似……的心也放下了！看她的神色比昨天特別精靈得多，姐姐問她竟會開口答應一兩句了！我們在這時候，都從虛空的胸廓裏透出一線的希望來，我們也滿望慈愛的母親會一日一日地痊愈，仍有我強健的母親得她的愛！

懶懶的陽光滾下山坡去了，家家的牛羊都趕着回來，幾個亂鴉的斜影也投向林中去了。那時正是傍晚的時候，除了一兩個人奉侍母親，其餘的都集在小客廳裏談母親的病勢：——會怎樣痊愈，我們有什麼希望！每個人的心裏，都得些安慰！忽然同奉母親的——就是我的姐姐——急匆匆地出來對我們說：『母親的病又大作劇了！』我聽了這話，像半天打個霹靂，震得靈魂出舍；給橫風吹散一樣！一時風色又大更變，大家又發生恐怕而悲哀！奔進去一看，她頭上汗湧冷泉似的，人已昏暈過去！歷半小時後，像一盞油盡的燈光，半明不滅地時現時晦！延至丑過寅初的時候，母親的咽喉氣上痰鳴——文X——文X——的聲音連連續續的發作！我們知道她快要離開我們，丟掉兒女了！那時無限的淒涼，無限的悲痛，墮淚的嚎啕底哭聲，迫開

咽喉而發出！最後只聽見母親的喉中，可！的一聲，竟然瞑目而長逝了！圍在屍身未冷的母親的床前的我們，都痛不欲生，坐在交椅的老父親，也大爲傷心，連兩個幼小不知世事的侄兒，也在哭泣！

說也奇怪，一盆盛開的千日紅，是我母親親植的，在母親才死後兩三日，那一盆花也憔悴枯了。唉！草木有心，尙知其主，我是怎樣的呢？

這可怕的時光，過得這樣迅速，牠把兩度年華，如雷雨掣電，霎那間溜了過去，使人覺得兩年前的事，彷彿如在昨日，竟在寂寞的月夜演映了出來。

歧途上的清醒者

袁世英

華志清在不久以前，是一個某機關的會計員，有着很可觀的進益，家庭當然是十分美滿的。

現在呢？業是失了，美滿的家園是丟了；還失了一個年邁慈祥的老母，和一個活潑可愛的出世剛三週的小女玲鳳。這，在他血紅的心上，劃了一道深深的創痕。

寄宿在親戚的家裏——一個不滿12x8方尺的亭子間裏，除了一個未老先衰的黃

臉婆，以及兩顆頰喪得似死去一般的心之外，什麼都沒有。

「坐吃海要涸！」不錯，前幾天曾去找過交際廣泛的好友魏朝東，要求他設法一點事幹幹。事情很是順利，昨天就得到了他的回音，並且還替華志清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職業。

可是，職業，華志清就爲了這個「職業」，昨晚一夜沒有好睡。直到天快大亮，才朦朧地合上了眼皮。

× × × × ×

早晨，時鐘的針，快指到九點三十分了，華志清還沒有醒來，直至他的妻子喊他聽電話的時候：

「志清，志清！」

「唔……」翻了一個身，擦着微紅色的眼。

「魏先生來的電話，要你去聽。」瘦削而像蠟一般黃的臉頰上，露着一絲笑容：「快一點吧，人家等得不耐煩。」

兩隻踏上了拖鞋的脚，似醉漢般的一步一搖的走下了扶梯。腦海中不時地起伏着——思索一個切當的答覆。

「喂……」

「你是志清嗎？」

「是的，朝東。」

「我什麼都給你接洽好，你爲什麼到這個時候還不來呢？」好似個緊急的命令。

「朝東，請你原諒，可能夠再讓我考慮一下。」華志清的心沒有完全死去，所以，還有一個考慮的必要。

「什麼考慮不考慮，你難道不知道「識時務者是俊傑」嗎？」他深明世故的說着，跟來了幾個冷的哈哈。

「唔……」

「你願意的話，明天一早到這裏來工作。否則，就失之交臂了。再會！」啞啞。

「哼！」不自然的苦笑。

回到亭子間裏，倒在床上。他的妻子忙着作午飯，沒有注意到她的丈夫什麼一回事。

「去？不去？……還是去？還是不去？」

「華志清的腦海裏，像走馬似的盤旋着：

「生活的煎熬……良心的創痛……識時務者是俊傑……慈母的冤魂……玲鳳的血肉……失之交臂……大炮的吼聲……魔鬼的猙獰……」這些，這些，他不再想下去，奮然地坐了起來。在創痛與憤怒交感之下，一口氣寫成了這樣一封短短的信：

朝東：

你的厚意，我很感激。可是現在，我祇能辜負你的美意了。因爲我有一點緊要的事，馬上就要離開這裏。本當要來向你話別，奈促於行程，祇好請你原諒吧！祝你特別安好！

華志清書別 ×月×日

× × × × ×

黯淡的電燈光，照在亭子間裏是顯得很亮的。一個瘦削而像蠟一般黃的臉頰上，淌着兩行熱淚，正讀着她丈夫剛從漢口寄來的快信，才知他一勇而突出了惡濁的重圍，居然很幸福的開始做他的×部抗×的一員。

故鄉

周世清

每一個春天的早晨，

潔白的雲片，

點綴着蔚藍色的天空；

血紅的太陽，

偷偷地從東方爬了起來；

大地上的一切，

皆被上了金黃色的外套。

紫紅色的山峯，

圍繞着薄薄的早霧；

碧綠的細柳枝，

迎風微微地擺動；

粉紅的桃樹，

蔓延了數里之遙；

一彎小溪，

曲曲向東流去。

啊！那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畫景呵！

這就是我的故鄉。

這一天的傍晚，

夜色變得更黑了；

隆隆的雷聲，

一亮一亮的閃電，

在狂風暴雨中發作着。

一個猙獰的可怕的人，

呵！那是戰神，

從天上降臨了人間。

可怕呀！可怕呀！

我整個的身體在顫抖。

啊！可愛的故鄉，

我不能再留戀你了。

故鄉！

我離開你的懷抱，已一年多了吧！

當我離別的前夕，

是何等的戀戀不捨。

咳！可愛的故鄉！

我終於離開你了，

至今我尚懷念着你。

不知何年何月，

我還能回到你的懷抱裏。

人生

東方待白

宇宙茫茫，荆棘叢生，遍地的惡獸毒蛇

，都在張牙舞爪橫臥着。這機密裏，埋伏

着那命運的地雷，不知在何時就要爆發。

我懦弱的兩條腿失却了支配，沒有向前邁

進的勇氣！

× × × × ×

魔鬼擋住了前路，噴着迷濛而黑暗的妖

霧，使你捉不到還有可希望的一絲曙光。

帶着萬斤重的腳鐐被鎖在人間地獄的我，

永久不會見到光明，在這昏暗的迷途上，

真的，是找不到人生前路的方向了，更那

會聽得到天氣預報的消息？

拋却了那些令人麻木的追求，轉向外的

樂園裏走。但這裏也不過是些放蕩的嬉游

，玩這些東西反倒自尋苦惱和憂愁。只好

讓那磨刀的匠人快拿鋒利的刀，代我割去

那塊愁恨傷心的肉！

× × × × ×

我的「生命之花」已被摧殘得要凋零了

，只剩下傷痕這樣深深的印着。我的熱血

正如錢塘潮水般的奔馳，我的心思又如怒

浪的激盪。還有隱藏着的淚海，也便要洶

湧於前途！——這些割不斷的藤葛纏絆我

，那麼我也不得不起來掙扎了。

× × × × ×

遙遙無垠的蒼天映着浩浩無際的碧海，

那失掉了帆篷的扁舟，不知怎樣又能會渡

過這洶湧的怒濤？人生也只是如滄海中的

一葉扁舟，任它飄蕩，何日能得渡到彼岸

？流浪飄蕩的人兒喲！也何嘗不是這樣萍

踪無定呢？

苦命者

鄭少鴻

說起阿九這個名字，在整個K村中的人

，誰也知道他是村中的一個最苦命者了。

阿九是一個四十餘歲的人，一家六口在

「K村盡頭的一間最破舊的茅屋中住着。拉黃包車爲生的阿九，近幾年來真倒運極了，家中不是他生病，就是妻兒染病。

有一天清晨，東方略發白時，他就拉了車子出來到那最熱鬧的馬路中兜生意。他正想把車子停在路旁時，不料拍的一聲，就是迎頭的一棍，從阿九的背後打來。這一下子把阿九打得半暈過去。他急忙的回轉頭來一看，模糊的雙眼，忽見那高大的催命鬼紅頭阿三，拿着索命棍，如狼似虎地正想作第二下的「催索」。那時的阿九，真的嚇個半死，回頭想拚命的拉車子走，但始終逃不了這無情的索命棍第二次的「催索」。

第二天的黃包車隊中少了一個阿九，而K村的盡頭的一間最破舊的茅屋中，却添了一個阿九在牀上呻吟着。

幾天後，躺在牀上的阿九比以前更瘦了，重疊的愁容滿罩在他的蒼白的臉上。一雙無神的眼凹入眼縫內，微微地合着，面龐是深深的陷入，格外顯得他的枯瘦，和營養之不足。額上深刻的皺紋，足以表現出他的憂煩勞苦的過度。

這苦命的阿九輾轉在病牀中，還時時聽

着四個小孩子的啼哭、呼飢寒、討食，他底心如刀割般的疼痛，枯乾的眼眶裏不斷地淌着帶血的淚水。唉，這樣的阿九，有誰來可憐他呢？

奪標規約

- 一、每月舉行奪標一次(即每二期舉行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
- 一、選舉票請寫在本刊內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上(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限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必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作者本人，祇許選舉別人之作品。
- 一、第三次「茶餘」之選舉票，限十月二十日截止，在第十一期「紅茶」內揭曉。
- 一、以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爲得標，獲得錦標之作者，本社當奉酬清雅之贈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 一、凡所投之票，揭曉後果爲得標者，該投票人本社亦奉酬「紅茶文稿紙」一打，略表謝忱。
- 一、獲得三次錦標之作者，除應得規定之贈品外，本刊當爲該作者刊登照片，並特別介紹。
- 一、「茶餘」內各篇文字，如已在其他刊物上發表過，投票人得以舉發，一經證實，本刊當取消該作者之文字發表權，並在本刊上公告之。
- 一、得標之文字，如經人舉發，已在其他刊物上發表過，一經證實，即取消其得標權，由大多數票數之作者得標。發表後十天內，如無人舉發，即確定該作者爲得標人。
- 一、本規約如有不盡善處，得隨時修改之。

編者的話

由於排印方面的努力，我們這一期總算達到提前於雙十節出版的目的了。我們沒有別的用意，就不過要在這個極可寶愛的國慶日，略添一件小小的樂事。

耀聲先生的禽言四首，爲了排版的關係，一再壓着，現在可以和讀者相見了。雖然篇幅不多，而嘗鼎一臠，也就可以見出大手筆的一斑來。

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恐怕是全世界愛好文學的人都讀過的罷。據說，拿破崙在戎馬倥傯中，還是一編在手，忘不了牠，其魔力之大，也就可見了。我們從本期起，登着胡一德先生的又是一條血痕，讀者一直看下去，覺得比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又是怎樣？同是單相思的內心描寫呀！從驛站信局到郵政，是熟於掌故的杜伯超先生寫的，我想的確可以供談助，大家看看以爲怎樣？

海曲少年就是海曲子，海曲子就是海曲，恕我不說了。雜詞真是詩人之作！

邢光祖先生的論繙譯莎士比亞，本期我們登完了，的確是深有研究的傑作。可惜未了他的試譯，原來是每行十三個字，被手民排連了，一時來不及改，不勝抱歉之至。

「茶餘」來稿，好的不多，我們想甯缺毋濫，故以後或者不一定每期刊載。中學生園地，來稿極多，以後倘若認爲需要的話，當增加篇幅，儘量發表。

中 學 生 園 地 第 三 期

目 次

夜航	姚文
向日葵	樂秀毓
可愛的秋光	鄭少鴻
阿富的死	莊志剛
打醮	徐風吉
閒談蟋蟀	金賢法
贈別述時郁文	秋佑僧
秋	田素
我但願	錢昌年
拜年回來	李君維

夜航

永嘉溫州中學
高中一年級 姚文

文

夜深了。

夜航船「伊呀」伊呀」地順着甌江的流勢漾動着向前進，江水拍着船身，潺潺地在響。

我默默地坐在船頭坐着，心境是平安的。

夜的天空，填滿了一片片灰黑色的濃雲，月兒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只見在雲縫中露出了幾顆星星。星星鬼鬼祟祟地眨着眼睛對着我禱笑，似

伏着陷阱毒蛇啊！……你的身體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你的學識、經驗也還不够克服毒蛇，跳過陷阱啊！……唉！好孩子，外邊還有無情的炮火，炸彈呢！……

姚文乎已經覺察到我是個私逃的小孩子。我也用仇視的眼光盯住她們。當那灰黑色的如抹布樣的行雲，把那幾顆星星抹掉的時候，我是如何地痛快啊！然而這邊的抹掉了不少，那邊的雲隙間又鑽出

徐風吉來了幾顆，一樣地眨着眼睛在嘲笑我。那驕傲的臉

金賢法

孔，我實在怕看，我只好低下頭來。

秋佑僧

江的兩岸，如古戰場一樣的冷靜。遠山被黑暗籠罩着，模模糊糊地一聲也不敢響；遠村倒不時會傳來幾聲鴉的犬吠。夜風虎虎的嘯叫着，

錢昌年

江岸上的草木都冷得發抖，正「噤」噤」地在叫

李君維

苦。水中橫着兩岸景物的黯影，搖曳不定，如同

怪物，似乎有意想吞沒了這在黑暗中航行的小船

兒。夜，是多麼恐怖啊！我離開了慈愛的媽媽，懷着一串「希望」，想追求「光明」，然而「光明」在那裏呢？前面隱約着的一星星漁火，和江岸上蘆葦裏閃爍着的點點流螢，是逗引我的去路的罷？……我又低下頭來沉思了。我想着自己的

茫茫前途。我又想起故鄉的山水以及家園，我更想起了媽媽那些囉囉話：——

……外邊正刮着狂風暴雨呢！黑暗裏到處都

伏着陷阱毒蛇啊！……你的身體是經不起風吹雨

打的！你的學識、經驗也還不够克服毒蛇，跳過

陷阱啊！……唉！好孩子，外邊還有無情的炮火

炸彈呢！……

我怎麼會怕狂風暴雨，我的身體不是很結實

嗎？我的臂膀能够舉起來福鎗了，正想去受那炮

火、炸彈的洗禮呢！為人羣、為自己，我更應該

挺起胸來和黑暗搏鬥啊！雖然媽媽的話句句是真

，而我的心和血並沒有冷，我終于悄悄地離開了

她！

忽然江面上一亮，四下裏褪去了深黑色，原

來半鈎眉月正從雲層裏衝出來。她吐出銀白色的

光輝，蕩在鄰鄰的水波上；那鄰鄰的水波呀，正

像媽媽的笑臉呢！我興奮得跳了起來，抬頭看看天上靜靜的月兒，又低頭看看水裏活動着的月兒，心裏泛起了愉快的微笑。

不過當我看見那貼在船篷上的自己的孤影時，我又默默地淌下眼淚來了！

舵公還是「伊呀」伊呀」地搖着船前進，兩岸的模糊景物，慢慢地往後移退着。

向日葵

上海新北中學
高中一年級 樂秀毓

那是我的祖母親手所種的，我對於它，向日葵，很是留意，每天的清晨，東方剛剛透出曙光，我就爬下牀來，抱着滿腔的熱情，跑到園裏去

，希望在那裏發現些什麼。它天天在發育着，滋長着。它快要成熟了。

在一個早晨，我藉着黯淡的燈光，望到窗的外面去，那時小鳥兒還在甜蜜的睡鄉，朝露籠罩着大地，黑暗還沒有退却，我忍耐地坐在房間裏等待着。

暫時的，我們住在安全區域裏；可是我的心中似有所失，老是記着園裏的那枝向日葵。一次我對祖母說：

「祖母，我要到家裏去一次；自那天開大炮以後，我們的家不知怎樣了呢？」

漸漸地東方吐出了艷艷的魚肚色，一切都

祖母同意了，她點點頭：

以模糊的辨出了輪廓，我的胸襟又歡躍起來了，我又要去拜訪那正在發展的向日葵了，想：「它的臉兒一定比昨日豐滿得多了吧！」我撈起了褲

「你爲了那枝向日葵吧？假使是成熟了，可以把它摘來。」

腳管，跑到園的左近，跨了進去。當我的第一步還沒有完全着地的時候，突然遠處「蓬」的一聲，發了出來。這很有些異樣，在平時是聽不見的。接着，又是同樣的「蓬」，並且還有「噓噓噓」

我到了家就先去看向日葵。哦！這真出了我的意料之外，靠十天沒有看見它，它竟長得如此的高大了，怎不叫我快活呢？我出神地對準了它看。

的聲音。我知道事情是糟了，那定是炮聲了。我退出了園，匆匆的跑到我的祖母那裏去。

它已經成熟了，亭亭的軀幹，加上了一個豐美的臉。它帶有處女的姿態，同時却含有戰士的勇氣。它筆挺地站在園中，在炎炎的夏日之下

一連發了十幾炮以後，漸漸地稀疏了，太陽受了大炮聲的驚嚇，也奔出來了。那時路上都是人，年壯的挑擔，攜箱，婦女們都手裏抱着孩子，提着包袱，態度非常地備促而狼狽。他們在逃難呀！

日，好似要看看夏日有多少淫威。並且，你看，它又正對着我微笑呀！它已經成熟了；但是我怎捨得把它摘下來呢！

我和祖母很迅速地將日用的東西打成了二個包袱，窗，門關鎖住了，於是我們也同樣地脫離了這個村子，跑到比較安全的區域去。在路上，我還想着：「今天的向日葵不知是什麼樣子了

夜。我睡在家裏。爲了它，爲了祖母的話，我思想了一夜，但是我怎捨得把它摘下來呢！第二天的早晨，我去拜訪它，並不想摘下它。到了園中，我一步一步地走過去，但是我看不見它的豐滿的臉，一直走到它的身邊還沒有看見

它的含笑的臉。這可使我驚訝起來了，我在四周找着，以爲它的臉也許被大風括下了吧！但是有些什麼呢？結果不過發現那邊的籬笆門是開着，菜地上有人的脚印罷了！

可愛的秋光

上海中國職業補習學校初中一年級 鄭少鴻

光陰如白駒過隙，轉瞬之間，那酷暑逼人炎熱可畏的夏天，潛藏去了。那微微的西風，一陣陣吹來，涼侵衣袂，使人們知秋之神已到了。

秋，原是一個最可愛的而最快樂的日子，在這洞庭始波木葉微脫的時候，我們如旅行郊外，聽那蟲聲唧唧，有如兩部鼓吹。加以江上丹楓與山上夕陽，造成了天然的一種秋景，正在歡迎着人們去欣賞。我們被這些悠揚的音樂留戀着，很長久的時間，安步當車的前行。而似美人般的秋月，從海上新浴出來，微風襲人，如笑如語，心上非常的爽快，覺得別有天地。這些種種，使我們的精神和學識，立時有加增的可能。

那末，可畏的夏天，既棄人羣而遠去，我們是在求學時代，對這可愛的秋光，就應該努力前進，切勿草草放過，徒然任那可愛的秋神遠颺才是。並且國家多難，危如累卵，我們尤應猛醒起來，求得學識，在社會服務，洗雪國恥。

可愛的秋光呀，你真是我們讀書的好伴侶啊！

阿富的死

上海新亞中學
高中二年級

莊志剛

八月十二日的前一晚：

夜已深了，路上傳佈着一些低微的回聲；那是資產階級的人們，盡興的回「公館」去的一些汽車的喇叭聲，或者是呼……，如飛的車輪，滑在柏油路上的一些輕微的聲音。他們不用管什麼戒嚴等瑣碎的問題，有錢是能解決許多別人所不能解決的事的。

然而，一陣帶着一切恐怖的呼聲，很清晰地，由遠到近，停了，再度的吼起來，嗚……嗚，又消失在遠處的夜色裏了。這，透過了每一個人的心，帶着一種恐怖，使每一個人的呼吸感到一些窒息。

然而這聲音是遠去了，遠去了。被驚醒的人們的心，又復回到他們故常，由緊張而至鬆弛。

那是一輛救護車，救人急病的車子。在XX路的一角負了牠的使命，怒吼似的回去了。

十二日的上午，XX路上傳佈着一些哀怨的哭聲，以及一些沒有翅膀然而比有翅膀還飛得快的消息。那「總收發處」是四十八號裏的房客，一個住一間前樓的房客——阿富的媽。

阿富媽的眼哭得紅腫起來，像二顆胡桃安放。在她的二邊眉毛的下面。髮髻已散了開來，動不動就有二尺來長的髮絲，垂到了眼邊。

她逢人就告訴，醫院把她的兒子殺了。洋鬼子弄不出好事，祇專會想法撈錢。她爲了阿富一夜的留在醫院裏，已被被頭縫裏拿出了好幾張的鈔票；然而洋鬼子還殺了她的阿富。究竟是怎樣，大家不知道，據她自己說是這樣的：

阿富患了上吐下瀉的病，瀉到第三次，已是不能說話了，眼也翻了上去。在平常，她是不相信什麼洋鬼子的打什麼預防針的，她告訴人家，打針是騙人話，其實是在抽你的血。把病人送醫院，那是等於送藥料給洋鬼子，他們把病人的肺呀肝呀什麼的，拿去做藥再賣錢。因此，送醫院也等於送死。然而那天不知怎的，當後樓大毛嫂說了一聲送醫院之後，起先還不肯，還在灶神前求仙方拿香灰吃，等到阿富更利害一點的時候，她也沒有了主意，就叫黃包車把阿富送醫院。

車夫和她把阿富從前樓擡到扶梯的半途，車夫至誠的告訴她，阿富的病是叫「冷麻痧」，他會醫的，於是再抬回前樓。

祇要兒子病好，什麼話都聽，什麼事都願做。車夫告訴她應該多拿幾隻麻袋出來；於是她就各處的去，找到了二隻大的，一隻小的。其餘，一切由車夫動手，用三面盆冷水，把麻袋澆濕了，再一股勁的往阿富身上裹。車夫真是活神仙，她幾乎要跪在他面前，還忘不了問他要點仙方。

阿富果然有起色了，臉也轉紅起來。車夫還說，他行好，所以酬報一點也不要，連香灰都不拿。然而等車夫走後十分鐘不滿，阿富的眼睛又翻了上去，連額角都冷了，於是她更沒了主意。到隔壁姓張的老闆處打電話叫車子，打門，求情：費了一刻鐘。

車子來了，是祥生的，專接客人而不送病人。經再三求情以及允許多給酒錢後，方才肯；然而等病人擡下了樓，見是患霍亂的，又不允了，阿富媽跪了也不成，因爲恐怕阿富瀉在車子裏，竟噠的開去了。於是：再擡回前樓。

前後挨了三十七分鐘。

於是再打張老闆的門——打電話再叫救護車，又費了七分鐘才通。張老闆還大發脾氣，說再打錯可不管了。等了一刻鐘，才嗚……嗚的開來，送上車子的時候，阿富手已發了硬。

早上到醫院望她的阿富時，阿富已升到了太平間。白帽子的洋鬼子的老婆婆告訴她，阿富已死了。

她敵自己的嘴巴，不應該把阿富送醫院。菩薩也反對醫院的，要是不送還有救，仙方一定吃得。

她還怪祖宗不保佑，說以後可以不必去供他，牌位也都可以劈去了……

打醮

上海輔仁中學
高中一年級 徐鳳吾

到底是白露以後的天氣啦！太陽收斂了可怕的強光，秋風吹散了所有的熱氣；灰白色的長空，像垂死病人的臉。

將近傍晚的時候，屋子裏暗沉沉得可怕。

突然門外走進來四五個男子，他們都穿着黑色的紡綢長衫，像是他們的制服一樣，其中一個高大的漢子，手裏拿着一疊紅紙條，騎着鼻子像哼曲子一樣地說：「噫……捐幾個錢勒本坊上打醮呢……」

什麼？現在還要打醮？我們都不懂！大家默默地不聲響。

一會兒又一個尖下巴的說了：「大家太平啊！」

「買幾串錠吧；小意思，」立在門口的麻皮也插嘴了。還有兩個虎着臉，各自兩隻手交叉地插在胸前，好像要和人打架的樣子。

我默默地注視着每個人的臉。

到底潤比較老練一點，摸摸口袋，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把一個廿分的銀幣向桌上一丟：「算了吧！拿二角錢去。」

「好好好……」一陣雜亂的聲音。大漢子用一枝鉛筆在紅紙上寫了幾個字，放在桌上，四五個人又到別家去了。

紅紙上印着粗笨的黑字：

本	陰曆	月	日	壇設
地	藏勝會	太平公醮		
喜助大洋貳角				
				同仁公啓

哦！熱心公益的同仁們！

潤恨恨地說：「打屁的醮！還不是騙幾個錢！」

「哼！」是鴻低低地從鼻孔裏壓出來的聲音。

我在沉思，猛然一個記憶，掠上心頭：上月裏新聞夜報的副刊夜聲裏，不是有一篇太平公醮的小說嗎？記得結果是同仁們大嚼一頓……

天更暗了，夜幕漸漸地拉了攏來，時鐘有氣沒力地嘆着氣。

快晚餐了！我想像着一頓豐滿的宴席，那幾個人在狼吞虎嚥。

閒談蟋蟀

上海中國建築工程學院
建築工程科上學期 金賢法

想不到這小小的鳴蟲，竟是智力過人，牠雖沒有「狡兔三窟」的技倆，却也相差不了許多。從牠們的巢穴方面看來，便可分明知之了。

大家都以為蟋蟀們住在磚石瓦堆中，其實並不盡然。牠們以磚瓦為屏障，而在下面打一個深入泥土的巢穴，再在另一處留個出路，以備逃生之用。粗莽的小孩見了，往往翻開磚瓦，用草去

探牠們的巢穴，以為蟋蟀必定出來，便靜靜地等候着，却不知牠們早已率領妻子，從另一洞口逃之夭夭了。有時，用水灌到牠們的巢穴時，也要心慌意亂，在同一洞口逃出，自投羅網，那是偶然的事。

蟋蟀們都有一個不可磨滅的惡根性，就是喜歡同類相殘。人們因此利用牠們以為賭博和遊戲，而牠們還是悶在鼓裏，自相殘殺，直到如今，還沒有覺悟。

我却以為造成蟋蟀爭鬥的，還是人們。因為牠們在草野中相遇，互相閃過，從未引起鬥爭過，除非甲進了乙的巢穴。而人們把牠們放在瓦盆內，用草在雙方挑撥，才惹起了牠們的互相戰鬥，爭個你死我活。那個導火線，便是一般所謂的蟋蟀草。不知玩蟋蟀者見了蟋蟀的爭鬥，心中有不感動。

蟋蟀雖然聰明，却也有牠的愚笨，已如上述。人為萬物之靈，尚且不免，當然不能歸咎於牠。假若你高興的話，拿根草兒，在牠的尾端一引，牠便疑是同類在後面偷攻，就立刻回過頭來，向草兒張牙亂咬，「瞿瞿」振翅亂叫。假若你一味和牠玩笑下去，牠會和蟋蟀草鬥鬥不止。

最近房客的兒子殷某，從他的鄉下浦東捉來幾隻蟋蟀，瘦小不堪，由此可見敵人鐵蹄下，不但人遭其害，就是小蟲兒都難以生活呢。我聽牠

的「瞿瞿」聲像是轉着悲哀，和孤島上所居的蟋蟀，全然不同。

蟋蟀的壽命，比較其他秋蟲為長，如果養得得法些，使其寒暖有節，還可以養過嚴冬，至明年仍舊活着。不過話雖如此，其實恐不容易。

夜深了，窗外下着淅淅的秋雨，蟋蟀的悲鳴聲，不時從外面傳入耳鼓。獨對孤燈，寫一些如此這般的雜亂文章，來點綴這淒清的秋雨之夜，也算是應景之作吧！

秋

上海聖芳濟中學
初中三年級 田素

院子裏是靜靜的。天空低矮得變成了灰色，抑鬱而沉悶。細雨打在芭蕉底葉上面，起着極微弱的回響，似在低泣，又在似呻吟。

階前的幾枝小草，孤苦伶仃，垂下了頭，在做着迴憶的夢吧。也許夢見春天來了，他們在作着苦笑。

窗外拂進來一陣風，窗簾被逗得飄起來又落下，彷彿聆得見外面的樹葉在索索地太息着。我覺得自己也起了一陣瑟縮，看看室內的景物呈現了灰色，顯然地，加上了涼意。

我眼睛巴巴地望着窗櫺，靜聆着從遠處飄來的斷續的殘蟬的乾噪。

依來了，他的髮上還點綴着點點的雨珠。他是笑着進來的，他的臉上永遠蕩漾着笑。

擱起了腿，他滿不在乎地坐在牀上，用眼珠在四週打溜。

「秋天。」

他開始說起話來；可是說得那麼地沉鬱，餘音在空氣裏發抖。

「記得去年也是這時候吧，華毫不留戀地犧牲在炮火下了。如今回想起來，匆匆不覺已有了二年，時光委實過得太快一點。」

結束這一段話的，是一句拉得很長的嘆息，

好似這抑鬱的氛圍，突然給他劃了一條裂痕。

他又仰着頭，呆呆地望着屋頂。是在沉思着吧！他的眼內含有重量的悲哀。

我肅然地傾聆着，彷彿他的說話都變成了一縷縷的輕絲，逐漸地縛住了我整個的心，我想不出用什麼話回答他。但我也很怕看他那種悽涼的神情，他的臉上已再也找不出來時的笑意了。

垂下了頭，我竭力想從記憶裏搜索我的朋友，華，他是一個有剛強的意志和真摯的熱情的年青人。他常常對我這樣說，「年青人是應當做一個時代，更需要他們的力量去征服一切殘酷的侵略者。」真的，當這次神聖的抗戰展開的時候，他就毫不躊躇地去到戰地服務。但不幸得很，在猛烈的炮火下：他爲了祖國，爲了民族而犧牲了。

這個消息傳來，我們都傷心得落淚。但我即在暗底下立誓，決定也要去盡一點國民應盡的力量。我願步他的後塵，做他所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一直到現在已整整的一年了，我還沒有做過一點什麼事情。唉，這怎能對得起在地下

的華呢！

啊！秋天，去年的秋天帶去了我們的一個朋友，今年的秋天又帶給我們濃重的悲哀。唉！秋天，你是人間最殘酷的一個劊子手吧！我心裏不禁暗暗的詛咒着。

院子裏又掠起了一陣風，樹葉依依地離開了

詩四首

上海海門中學
高中三年級 秋佑僧

贈別述時郁文

唱徹驪歌秋雨愁，時危挺劍入涼州，此行別有雄心在，誓掃×奴不許留！

半壁江山半壁空，經年鼙鼓泣哀鴻，看君慷慨投荒去，萬里風雷鬱漢中。

生辰感懷

吾生寥落在天涯，一十七年似轉車，腰畔青鋒吟欲躍，問予何日砍長蛇？

綺懷

三年聚散倍銷魂，珍重臨歧是此行，凄絕孔林分手處，從今不復見斯人。

枝椏，飄零在地面上。

拾起了一片落葉，我望見那上面已有了亮晶

晶的淚珠，就閉着眼睛，遙想那已死去的朋友。

我但願

上海光華附中
高中一年級 錢昌年

我但願——能有這樣的一天：

金錢失去了牠的能力，

從今而後——

人類再不做金錢的奴隸；

他們生活着，憑的是血和汗；

脫離了——

資本家的剝奪，

大地主的剝削，

還有，那暴力者的鞭撻。

從今而後——

人類再不做金錢的奴隸；

他們生活着憑的是一雙手。

用不着：

向資本家俯首，

向大地主低頭，

還有，向暴力者的屈就。

怒吼吧！被壓迫的一羣！

無產階級的拾頭，

就在你們光榮的成就之後。

拜年回來

上海光華附中
高中一年級 李君維

從一片「再會！」再會！」當心！」當心！」

聲中，我們從溫暖的水汀間出來，冷得發抖，趕快辭過外婆，跳上汽車，小弟弟已熟睡在母親

的手臂裏了。外婆給的安息香，一縷縷，一絲絲

，鼻息地繚繞在車廂裏，又不聲不響地消散了開去。

我坐在沙發裏，開始覺得疲倦起來，方才的

熱鬧，像香煙似地又纏繞在腦海裏了：外婆的「聰明智慧」，「年年如意」，「長命富貴」……

一套口彩話；舅父響亮的猜拳聲；熱香的，鮮美

的酒菜；乾脆的，甜味的糖果；花綠的，沒有用過的新鈔票……人間所有的美麗，愉快，都像萬

花筒似地在我的眼前幻變，盤旋。呵！這時候的我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享受快樂的人啊！

猛烈的，刺膚的北風，發狂似地刮着，吼着

。母親的聲音把我從回思中推醒過來：

「把窗搖上了，弟弟睡了不能吹風。」

搖窗的時候，向這邊街上一看，發現了更多

的，在酒家，在舞廳，有笑話，有享樂的一羣羣，假使當這時候，有人問我，「現在是什麼時代

？」我一定回答：「享樂的時代。」

汽車尖銳地叫了一長聲，我向前一衝，知道

車子的突然停止。「闖禍了嗎？」這是第一個觀

念。驚惶地朝前看清楚，原來正當四叉路口，遇

到了紅燈。橫馬路上，有許多冒着狂風，頭縮緊

在老棉襖裏的人，在一步一步，走着急促的路。

管轄紅綠燈的褐色奴隸，拼命地催促，像加緊着鞭子似的。

「XX逃出來的。」行人的與嘆息一般的說

話，由暴戾的風中，傳到了我的耳邊。

還有，拖着，抱着鼻涕小孩的婦人，踉蹌的

老婦……最易感人眼淚的景況。這樣，我又像墮入了另一個充滿悲哀，苦惱，帶着血腥的地獄裏

去了。

在狠心的寒風鞭撻之下的他們，一定在晒我荒謬，昏憤了……唉，他們的嗤笑，唾罵，冷嘲

……都是斥我罪惡的刑罰呀！

我願意他們來絞死我！……

一、本園地選舉規約，因篇幅不夠，故未刊入

，請閱第八期本刊內中學生園地欄。

一、第三期選舉票，限十月三十日，截止，選

舉結果，在十一期本刊內揭曉。

一、投稿諸君之照片，雖有寄來，但仍未齊，

以致本期不能刊登，以後最好將照片與稿件

件同來，以免往返週折。

一、下期決可將照片刊登，請讀者注意。

第三次文虎與詩謎延期揭曉啓事

一、茲據文虎偵探人翫齋先生來函稱，第三次文虎，本定在九期內揭曉，但查已收到之明信片，不甚踴躍，而射中者更屬無幾，想係時間太短所致，爲特宣告延期揭曉，並改訂贈獎辦法，（詳見本期裏封文虎欄）請讀者注意。

二、第三次詩謎，本定第九期揭曉，現因本期提前出版，以致趕不及將徵射結果發表，決定改在第十期內與文虎同時揭曉，尙祈鑒原。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9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 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October 10, 1938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九期

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理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零售	每冊	五一角
	半年	三冊	六一角
	全年	六冊	三元
	郵費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 一角以上不收	國內	免收	六九分
		免收	八四分
	香港 澳門 南洋	免收	二一角
		免收	四二角

江陰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最新出版 本社經售
洋裝一厚冊 實價四角 郵費另加

與本刊嘉定義民別傳之姊妹作

本書曾在青年週報上先後發表過若干篇，一時讀者大為興奮，要求出單行本者，信如雪片飛來，作者乃即交由世界書局排印，出版未久，即不脛而走，風行一時。茲託本社經售，想愛讀胡先生作品，及該項著作者，當以先睹為快，人手一編也。

本書作者用意，在表揚民衆力量，為國家一切力量之根源，抵抗異族，尤非民衆力量不可。故書中人物，俱取平民，雖有秀才舉人之流，故未食祿，亦平民耳。至於作者文辭，則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謂予不信，請嘗試之。倘各級學校以此為國文課本，或為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必有極好之收穫。

仿古 詞 準

胡山源編 已經出版 本社經售
精裝一厚冊 實價九角 郵費另加

詞在我國文學上，佔極重要地位，本書所述，凡關於詞之重要事項，包舉殆盡，手此一卷，則填詞諸法，可以左右逢源，無師自通，本書編制新穎，力求學者便利。

(甲編作法)係夏承燾先生為本書特撰之作詞法，書中說調說聲，說韻說辭諸章，匯集衆說之長，為初學填詞之良導師。

(乙編詞譜)係用最通行之白香詞譜，取其簡潔精當，

切於實用，而一一加以訂正。

(丙編詞選)共用三種：1 唐五代詞(成肇慶編)，2 宋詞三百首(朱孝臧編)，3 詞別(朱孝臧編)，均詳加校訂，並圈點，古今傑作，諸家名著，無不兼收並蓄，蔚為大觀。

(丁編詞韻)用詞林正韻(戈載輯)，辨別精確，早已馳譽詞林。

分類 幽默詩話

胡山源編 已經出版 本社經售
精裝一厚冊 實價五角 郵費另加

是書為幽默筆記之姊妹篇，取材分為四部：

- 1 幽默詩話，
- 2 幽默詞話，
- 3 幽默曲話，
- 4 幽默聯話。

以其意趣詼諧，興味雋永，而足以引起美感者為扶擇標準；並將其來源出處註明，分門別類，明朗如鏡，堪為茶餘酒後之消遣。

上列三書，皆為 胡山源先生之心血結晶，已經先後出版，均由本社經售，茲為優待「紅茶」讀者起見，特價九折發售，郵費奉送(外埠如需掛號者照加掛號費)，本埠電話購貨，專差送上，貨到收款。

文粹出版社謹啓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十七號
電話四二一四四六